中正漢學研究
2015 年第二期（總第二十六期）
2015 年 12 月　頁 189~240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金剛經》梵文複合詞及其漢文譯語的對勘研究：以羅什本與玄奘本為依據♠

陳淑芬*

摘　要

佛典中存在著無數的複合詞，這些複合詞是以何種方式轉譯成漢語？這些詞是否進入漢語？本文藉由研究《金剛經》中的 275 個複合詞，將之分成傳統所謂「六合釋」的六大類，分別是：依主釋、持業釋、相違釋、帶數釋、鄰近釋和有財釋。總括而言，梵語複合詞的種類其多，但是在翻譯成漢語時最常使用的是偏正式複合詞，或動賓式短語。其次，筆者比較羅什和玄奘翻譯梵語複合詞的方式，發現羅什共有 155 次沒有翻譯出梵文複合詞，而玄奘只有兩次。不僅如此，玄奘會很忠實地翻譯出複合詞前後兩個成分，而羅什有時會省略前詞或後詞。玄奘主張忠實地翻譯原文的結果，應用在複合詞的翻譯上，就是盡可能地使用逐詞仿譯來翻譯複合詞，不僅是逐詞翻譯，連否定前綴和一些前置詞也會用漢語一一對應。然而，玄奘因為忠於梵文原典，而不避繁複所仿譯出的詞彙，卻不如羅什的譯語較令人容易接受。羅什的譯詞比玄奘漢化的程度更深，順應漢語的語言結構，讓人嗅不出翻譯的味道，也因此廣為佛教徒所接受。反之，玄奘的一些譯詞雖然較為嚴謹精確，但卻繁複拗口，因此其譯本不受歡迎，無法在民間流行。

關鍵詞：梵文、複合詞、《金剛經》、六合釋、梵漢詞彙對比

♠ 本文主要是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之一，計畫編號：MOST 102-2410-H-007-044-。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的修改意見，在此特致謝忱。

* 臺灣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複合詞(samāsa)是梵文的構詞方法之一，梵文語法學家對於複合詞的看法分成兩派：一是 Nityaśabdavādin 學派，他們認為複合詞在形式與意義兩方面都是不可分割的單位，並反對複合詞的構成是一種獨立詞語間的黏著與並列的過程。因此，nīlotpalam「藍蓮花」和 vṛkṣa「樹」都是代表一個不可分割的獨特意思。另一個是 Kāryaśabdavādin 學派，他們認為複合詞是藉由詞語的並列與充分緊密融合的變體。因此，除了組成成分的個別意思外，複合詞還有一個「總體意義」(aggregate capacity)，也就是說複合詞的詞義不等於，而是大於兩個成分之意義的單純相加。例如：upakumbham「鄰近」不是 upa「旁邊」和 kumbha「罐子、水瓶」的意義相加。[1]本文基本上採取第二種看法，將複合詞視為一個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單詞所構成，在形式上是可以分割的，在意義上則是有一個整體的意義，不單是個別成分的總和。大多數的複合詞都是兩個或三個詞結合而成的，但是也有高達 10 個或 30 個詞以上所合成。[2]梵文 samāsa 一詞本身就是一個複合詞，由動詞詞根√as「放置」，加上前綴 sam-「一起」和動名詞後綴 -a 所組成。動名詞後綴 -a 可以表示行為，或者是行為完成後的客體。所以，samāsa 一詞可以是聚集、結合、組合之意，或者是結合之後的客體，即複合詞本身。

金克木（1983）指出「梵語有複雜的詞尾變化，而漢語卻不然；可是梵語的複合詞是去掉前面的詞的詞尾的。梵語複合詞越來越長，就越來越像古漢語。漢語直譯梵語，不過是割去梵語詞的尾巴，而這在梵語複合詞中已經是如此。……梵語的書面語發展趨勢是向古漢語靠近，表示詞間關係的尾巴『失去』成為待接受對方心中補充的『零位』。」（頁 225）中村元(1990)也說：「古代印度諸語言中，尤其在梵語中，經常使用合成語，[3]這也能夠解釋成印度人在把握諸現象或諸概念的秩序上，是缺乏能力的……在長長的合成詞中，各單詞間的關係是很難理解的。合成語的主要目的不是要表現意思的正確嚴密，而是要使某一觀念在人的腦海中產生深刻印象，而這一觀念是用不中斷的一個單詞繼一個單詞來表

[1] 請參考 Murti, M. Srimannarayana. *Sanskrit Compounds: A Philosophical Study*. (Varanasi, India: The Chowkhamba Sanskrit Series Office, 1974), pp. 3-23。

[2] 比如說在對 Jagadguru Rambhadracharya 上師的讚頌中，有一個複合詞是由 35 個詞所組成的：**साङ्ख्य-योग-न्याय-वैशेषिक-पूर्व-मीमांसा-वेदान्त-नारद-शाण्डिल्य-भक्ति-सूत्र-गीता-वाल्मीकीय-रामायण-भागवतादि-सिद्धान्त-बोध-पुरः-सर-समधिकृताशेष-तुलसी-दास-साहित्य-सौहित्य-स्वाध्याय-प्रवचन-व्याख्यान-परम-प्रवीणाः**
(sāṅkhya-yoga-nyāya-vaiśeṣika-pūrva-mīmāṃsā-vedānta-nārada-śāṇḍilya-bhakti-sūtra-gītā-vālmīkīya-rāmāyaṇa-bhāgavatādi-siddhānta-bodha-puraḥ-sara-samadhikṛtāśeṣa-tulasī-dāsa-sāhitya-sauhitya-svādhyāya-pravacana-vyākhyāna-parama-pravīṇāḥ)。請參考：http://jagadgururambhadracharya.org/virudavali.php (引用日期 2015 年 12 月 4 日)。

[3] 「合成語」為英文"compound words"的翻譯，本文用「複合詞」一詞。

達的。然而，這樣常常會留下對某一合成語作種種解釋的餘地，造成涵義晦澀難解（在這一點上，梵語和漢語相似）。」[4]（頁 113-114）。由此可見，梵語和漢語雖然分屬於不同的語系，在句法上有明顯的不同，前者是有複雜的屈折詞尾變化，後者則是不則不扣的分析性語言。然而，在複合詞的結構上，這兩個語言似乎都是一樣的，不需要格位的變化（除了梵文複合詞最後一個詞）。在梵語的複合詞中，每個名詞（或形容詞）都處在它的詞幹形式，只有最後的一個詞進行變格；也就是說那些在梵文中表示詞語間關係的語法成分，如格位變化，和連詞的使用，都全部去掉，使得梵文複合詞沒有了屈折語的特色，而和古漢語相似，也因此梵文複合詞在意義上可能變得不清楚，而有多種詮釋的可能。

本文主要根據《金剛經》的梵文本，找出所有的梵文複合詞，並將其分類；然後檢視其如何翻譯成漢語，並觀察其漢譯的結果是否也為複合詞？為哪一類複合詞？進而比較兩種語言的複合詞的對應關係。其次，本文也預計對因語詞間關係上的「零位」而產生多義的梵文複合詞進行討論，分析其多義的類別，並深入探究其多義的性質會帶來何種哲學思辨上的種種問題。[5]萬金川（1998）指出：

> 由於漢語本身並無詞尾變化之類的設計，因此詞間格尾之類的成分一旦略去之後，梵文的複合詞在形態學上便近似於古代漢語的構詞。這種詞間關係上的「空位」或「零位」往往有待於「解釋」來填補，因此無形之中也給了解讀者較為寬廣的詮釋空間。為了填補這種詞間關係上的「留白」，梵文語法中有所謂「六離合釋」的設計，而古代漢語顯然缺乏此類相應的解釋模式， 因此梵文複合詞在漢譯佛典中的形式，往往較之其梵文原語更富於解釋上的彈性，這或許也是漢地佛教學者所以會產生所謂「創造性詮釋」的原因之一吧。（頁 121-122）

---

[4] 原文為：”Frequent use of compound words in the ancient Indian languages, and especially in Sanskrit, can also be interpreted as symptomatic of the weakness of the Indian notion of order among various phenomena or ideas. .....In this case, the relation among component words of a long compound is rather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compound is not to produce an exact expression of meaning, but to originate, in the mind, the impression of the idea expressed by each word one by one without interruption. It, however, often leaves room for many interpretations of a compound and tends to make the meaning obscure and less understandable. (On this point Sanskrit resembles Chinese.)” (Nakamura 1985, p.134)。

[5] 萬金川（1998）曾舉過一個例：在《中觀論頌‧23.1》中的 "śubha-aśubha-viparyāsa" 一語，什本之譯順其表層句構而譯之為「淨不淨顛倒」，藏本對譯均作 "sdug daṅ mi sdug phyin ci log"（淨與不淨顛倒）。從表面看起來，藏本之譯似乎比什公之譯來得精確。實則不然，因為漢語「淨不淨顛倒」除了可以理解為「淨與不淨的顛倒」之外，也可以把它理解為是「淨與不淨與顛倒」的意思；此中前者的判讀即相當於梵文「屬格依主款」的複合詞，而後者則相當於是「相違款」的複合詞。從這個觀點看起來，也許什公之譯保留了更多的「原味」，因為該一梵文複合詞在形式上根本無從判斷它是屬於哪一類的複合詞。雖然大多數的中論注釋家以「屬格依主款」來解釋此一複合詞，但是月稱卻不以為然的以「相違款」來看待此一複合詞（頁 98-99）。

在第二節中，我們討論梵文和漢語的複合詞分類，第三節中將針對《金剛經》中 275 個複合詞分成五大類，檢視羅什和玄奘的翻譯，探討兩者的不同與相同之處，第四節是結論。

二、複合詞之分類

梵文複合詞的研究早在波儞尼 Pāṇini （約西元前四世紀）所寫的《八章書》*Aṣṭādhyāyī* 就有記載。波儞尼在《八章書》中的第二章 2.1.1.（**समर्थः पदविधिः** samarthaḥ padavidhiḥ）到 2.2.38 (**कडाराः कर्मधारये** kaḍārāḥ karmadhāraye) 就有詳細說明梵文複合詞的種類和結構。（Katre 1987, Cardona 1988, Gillon 1995, Sharma 2002） 基本上，波儞尼將複合詞分成四類：（1）avyayībhāva 不變化複合詞，（2）dvandva 並列複合詞，（3）tatpuruṣa 格限定複合詞，和（4）bahuvrīhi 所有複合詞。一般而言，複合詞的分類是根據構詞特徵或語意功能為基礎。依 Speijer (1886/1998：§204, 145-146) 所言，在西方的語言中，複合詞不會被看做句法學的一個課題，因為基本上複合詞僅由兩個或兩個以上已經存在的詞語所組成，跟如何運用在說和寫方面沒有多大的關係。然而，梵文卻不然。在梵文中，複合詞有幾乎無限制的自由，可以表達任何一種語法或邏輯關係。任何時刻梵語的使用者都有機會利用分析性的解說模式來取代複合詞。因此，在討論梵文句法時也需要處理複合詞。事實上，梵文中有些複合詞是根據句法規則所構成的，複合詞拆解成名詞片語或句子時，都需將格位顯示。例如：Dash (1995)就舉例說明從名詞片語到複合詞的演變過程：

	rājan + Ṅas (屬格) + puruṣa + sU (主格)	片語
=	rājan + Ø + puruṣa + Ø	格位的刪除
=	rājapuruṣa	複合詞的形成
=	rājapuruṣa + sU (主格)	複合詞句尾加上主格詞尾
=	rājapuruṣaḥ 國王的僕人	獨立的複合詞

在翻譯佛經時，譯經者也常常碰到梵文複合詞，唐代窺基就有討論到此議題。窺基為玄奘弟子，隨玄奘譯出許多經論，並註疏解，他在《大乘法苑義林章》（大正藏第 45 冊），卷一《總料簡章》末，論及「六合釋」之概說，就是在解釋梵語複合詞的六種方法，包括依主釋、相違釋、持業釋、帶數釋、鄰近釋、有財釋。[6]

[6] 大部分提到「六合釋」的辭典或論述都是引用窺基在《大乘法苑義林章》中的說法，但是筆者發現最早提到此專名是釋普光，跟窺基一樣，都是玄奘的弟子，不過普光使用「六釋」一詞：《俱舍論記》卷 1〈1 分別界品〉：「西方釋名，多依六釋。言六釋者，一依主釋：謂此依彼，或云依士，名異義同；二

> 《大乘法苑義林章》卷 1：「論今釋者，西域相傳，解諸名義皆依別論，謂六合釋。梵云殺三磨娑，此云六合。殺者六也，三磨娑者合也。諸法但有二義以上而為名者，即當此釋……何用六合？六合之釋，解諸名中相濫，可疑諸難者故。此六合釋以義釋之，亦可名為六離合釋。初各別釋名之為離，後總合解名之為合。此六者何？一持業釋、二依主釋、三有財釋、四相違釋、五鄰近釋、六帶數釋。」(CBETA, T45, no. 1861, p. 254, c24-p. 255, a12)

「六合釋」是梵語 ṣaṭ-samāsāḥ[7]的義譯，音譯為「殺三磨娑」，又譯作「六釋」、「六離合釋」，意指先將梵文複合詞分開解釋其各組成部分（離釋），之後再總和解釋（合釋）其義。這六種複合詞有四種是跟波儞尼的分類是一致的，只不過是波儞尼將「六合釋」的第一類持業釋（karmadhāraya）歸屬於格限定複合詞（tatpuruṣa），而第六類帶數釋（dvigu）則是持業釋的一個次分類。其相對應關係如下：

	波儞尼的分類	六合釋
1.	不變化複合詞（avyayībhāva）	（五）鄰近釋
2.	並列複合詞　（dvandva）	（四）相違釋
3.	格限定複合詞（tatpuruṣa）	（一）持業釋（二）依主釋（六）帶數釋
4.	所有複合詞　（bahuvrīhi）	（三）有財釋

Murti (1974：85)指出許多梵文文法書依循波儞尼學派的看法，將複合詞分成四大類，如 Jainendravyākaraṇa、Siddhahemacandrvyākaraṇa 和 Kātantravyākaraṇa 等。但是 Mugdhabodhavyākaraṇa 和 Sārasvatavyākaraṇa 二書都把持業釋和帶數釋從依主釋抽離，成為獨立的類別。這種複合詞六分法，就跟傳統漢譯佛經「六合釋」的分析方法是一致的。Mugdhabodhavyākaraṇa 一書的作者是 Vopadeva，Sārasvatavyākaraṇa 一書的作者為 Anubhūtisvarūpācārya，兩者大約都是 12 到 13 世紀的學者，但是「六合釋」一詞早在唐代出現，為玄奘的的弟子窺基和普光所應用，應該就是玄奘採用古代梵文學者用來分析梵文複合詞的方法。這種對複合詞的六分法是一種基於語意和構詞兩種分類的混合體。

漢語的複合詞分類主要採用潘允中《漢語詞彙史概要》(1989) 研究六朝《世說新語》

有財釋，如人有財，亦名多財，如有多財，名異義同；三持業釋，謂一法體雙持兩業，業謂業用，或云同依，兩用同依一體，名異義同；四相違釋，謂二法體彼此各別據，互不相屬；五隣近釋，體非是彼，近彼得名；六帶數釋，謂法帶數，如言五蘊。」(CBETA, T41, no. 1821, p. 10, a18-25)。

[7] 梵文 ṣaṭ 是「六」，samāsāḥ 是 samāsa「複合詞」的陽性主格複數。

和唐代變文，將中古時期複合詞分成五類：（1）聯合式，如風景、人物、領袖；（2）偏正式，如法門、門徒、罪人；（3）動賓式，如傷心、隨意、無端；（4）動補式，如餓死、飽滿、破壞；和（5）主謂式，風流、口吃、粉碎。這種分類法基本上是根據複合詞兩個成分的句法關係，不只漢語或梵語的複合詞跟句法規則有一定的相關，其他語言也是如此。例如 Lieber (1992) 和 Baker (1998) 等也都認為複合詞的語序由句法內部語序決定，並利用句法的解釋來分析複合詞。本文也將採用此論點來觀察漢語和梵語的複合詞的內部結構異同，是否跟各自語言的句法不同而有不同。

三、《金剛經》梵文複合詞翻譯

《金剛經》梵文本主要有四種，一是Max Müller (1881) 整理日本、中國和西藏流傳下來的梵文抄本，由牛津大學出版；二是中亞梵本，由斯坦因 (Anurel Stein) 在1900-1901年在東土耳其斯坦探險時，在古部落Dadān Uiliq的一個小住宅廢墟中所發現的梵文本，由Pargiter (1916) 整理出版；三為吉爾吉特 (Gilgit) 本，於1931年在巴基斯坦離吉爾吉特北方三公里山區中的一舍利塔土堆發現的，後由N. P. Chakravarti (1956)，N. Dutt (1984) 和 G. Schopen (1989)編輯出版；四為在阿富汗巴米揚地區所發現的梵文本，現收藏在Schøyen collection，[8]由Harrison & Shōgo (2006)出版。第四種《金剛經》梵文本理應是最詳盡的，但是因為只有前面十六分是完整的，後面的貝葉都已佚失。本文主要採用如實佛學研究室(2014)的版本，此書以第一種Max Müller梵文本為基礎，並依據其他版本修正其錯誤。

首先，一一篩選出梵文複合詞，並將其分類。第二，研讀漢譯本《金剛經》，找出梵文複合詞相對應的漢譯詞。《金剛經》的漢譯本有六種，包括鳩摩羅什 (T.8, No. 235)、菩提流支 (T.8, No. 236a)、真諦 (T.8, No. 237)、達摩笈多 (T.8, No. 238)、玄奘 (T.7, No. 220) 和義淨(T.8, No. 239)。依據筆者的初步研究，菩提流支的複合詞翻譯大抵追隨羅什本，而義淨的複合詞翻譯跟玄奘本差異不大。達摩笈多的翻譯本基本上是將梵文本逐字對照翻譯，[9]無法跟翻譯後的漢語語詞做比較。真諦本古來較不受重視，其複合詞的翻譯也百分之五十以上跟羅什本相似。[10]此外，在譯經史上羅什本是舊譯的重要代表，玄奘本是新譯的代

[8] 此為 Martin Schøyen 私人的收藏品，總部設在倫敦和奧斯陸，收集超過兩萬多種具有重大文化價值的手稿，這些手稿橫跨五千年人類的文化與文明，是近百年來最大的私人收藏手稿，也是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一部分。所收集的文物包括死海古卷、聖經抄本的科普特語（公元 6 世紀）、蘇美爾文本（公元前 21 世紀）、古希臘版畫（公元前 6 世紀）和各種古文字學手稿與古宗教文物。請參考：http://www.schoyencollection.com/

[9] 有關達摩笈多《金剛經》逐字翻譯的研究，請參見 Zacchetti (1996), Chen (2006)和朱慶之(2006)。

[10] 有關六個版本的《金剛經》複合詞翻譯，可以參考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期末報告，梵文

表，故本文只討論鳩摩羅什和玄奘對複合詞的翻譯。

我們將《金剛經》中 275 個複合詞分成六大類，有些大類又各分成幾個小類：[11]

(1)依主釋 (tatpuruṣa，格限定複合詞) （138 例）

A. 有格位限定關係 （89 例）

1.對格關係（4 例） 2. 具格關係（3 例） 3. 與格關係 （2 例）

4. 離格關係（3 例） 5. 屬格關係（50 例） 6. 位格關係 （27 例）

B. 否定前綴為首 (Nañ) （32 例）

C. 從屬詞為首 (Upapada) （10 例）

D. 前置詞為首 (Prādi) （7 例）

(2) 持業釋 (karmadhāraya，同格限定複合詞) （43 例）

A. 同位格關係（3 例） B. 形容詞關係（34 例） C. 副詞關係（6 例）

(3) 相違釋 (dvandva，並列複合詞) （13 例）

(4) 帶數釋 (dvigu，數詞限定複合詞) （16 例）

(5) 鄰近釋 (avyayībhāva，不變化複合詞) （1 例）

(6) 有財釋 (bahuvrīhi，所有複合詞) （64 例）

本文所有的複合詞分析雖採用國人較常使用的「六合釋」的術語，但其方法是依據梵文傳統的分析方式，而不是中國式的解釋。例如，梵文中的 avyayībhāva「不變化複合詞」是一種副詞性複合詞，指前語為副詞、關係詞等不變化詞，後語為名詞，如 yathā「如，按照」śakti「能力」，複合詞 yathā-śakti 為「按照能力，盡己之力」之意。但是古代譯經師對「鄰近釋」的解釋與梵語卻不相同，如：

> 《八識規矩補註》卷 2：「言隣近者，從近為名，如四念住以慧為體，以慧近念故名念住。既是隣近，不同自為，名無持業，義通餘二釋。一依主隣近，如有人近長安住，有人問言：『為何處住？』答云：『長安住。』此人非長安，以近長安故云長安住，以分取他名，復是依主隣近。二有財隣近，如問：『何處人？』答云：『長安。』以全取他處以標人名，即是有財，以近長安復名隣近。」

複合詞之研究：以《金剛經》和《藥師經》為主。
http://grbsearch.stpi.narl.org.tw/GRB_Search/grb/show_doc.jsp?id=3084576&q=%2B%28%20%22%E9%99%B3%E6%B7%91%E8%8A%AC%22%20%29

[11] 這六大類包括了《金剛經》幾乎所有的複合詞，只有一類梵文學者稱 Āmreḍita（重疊式複合詞），在《金剛經》中出現過一例在 12-2 節: anyatara-anyatara「種種、各個」，羅什沒有翻譯，玄奘翻譯成「一一」。因為是孤例，先不另外分出一類。

(CBETA, T45, no. 1865, p. 476, b20-27)

底下將對每一類的梵文複合詞分別詳細討論其翻譯成漢語的形式。

（一）依主釋 (tatpuruṣa，格限定複合詞)

1.有格位限定關係

梵文中的「格限定複合詞」可以稱為「從屬複合詞」，此類的複合詞為狹義的 tatpuruṣa。此類複合詞由前詞 A 和後詞 B 兩個詞所組成，通常以 B 為主，A 修飾 B。A 是 B 的附屬或修飾之語，因此稱之為「依 『主』 釋」。A 以主格和呼格以外的六個格位限定 B，故 A 和 B 有下列的幾種格位關係：

(1)	對格：[12]	grāma-gata	「到村裏去」
(2)	具格：	asi-kalaha	「使用劍的戰鬥」
(3)	與格：	yūpa-dāru	「作為祭柱的木材」
(4)	離格：[13]	mṛtyu-bhaya	「對死亡的恐懼」
(5)	屬格：	rāja-puruṣa	「國王的隨從」
(6)	位格：[14]	grāma-vāsa	「在村中的住所」

本文所討論的梵文複合詞中的格限定關係，是依據梵文詞彙本身約定俗成對格位之選擇，而不是以漢語的意思，或英文的格位關係所決定。比如說，梵文的 mṛtyu-bhaya「對死亡的恐懼」，在漢語中可能是屬格關係，在英語中"fear of death"也是屬格關係，但梵文使用離格來表達恐懼的來源。

(1)對格關係

首先，我們來看 A 和 B 為對格關係的依主釋複合詞。A 是沒有任何格位變化的名詞，B 為動詞的變格形式，如過去分詞；A 受動詞性質的 B 所支配。但 A 和 B 也可以前後對

[12] 辻直四郎（1974）稱之為「業格」。
[13] 又稱為「從格」。
[14] 辻直四郎（1974）稱之為「處格」。

調，如例(2)，動詞過去分詞在前，名詞在後。此類複合詞在《金剛經》中共有 14 例，其中有 10 例轉作有財釋，將於第（六）小節「有財釋 (bahuvrīhi，所有複合詞)」討論。羅什在四個詞中有一例（例(1)）沒有翻譯出，例(2)和例(3)翻譯成漢語的動賓結構的短語「種善根」和「入流」，另外例(3)也有四次被譯成音譯詞「須陀洹」，例(4)的 bodhisattvayāna 都用其他詞彙來翻譯，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菩薩、摩訶薩」，可能是所依據的梵文本跟玄奘不同。玄奘將例(1)翻譯成動補短語，例(2)為動賓短語，例(3)和例(4)是加「者」的名詞組。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15]
1.	triṣpradakṣiṇī-kṛtya	N/A[16]	右繞三匝	1-2
2.	avaropita-kuśalamūla[17]	種善根	種諸善根 (2)[18]	6-2 (2)
3.	srota-āpanna	須陀洹 (4)	預流者 (4)	9a (5)
		入流	預流 (2)	
4.	bodhisattvayāna-saṃprasthita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	發趣菩薩乘者	17a-1 (2), 31b
		菩薩、摩訶薩	發趣菩薩乘者	3-1
		菩薩	菩薩	4-3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	發趣菩薩乘者	17a-2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	發趣菩薩乘者	27-2 (2)

(2)具格關係

在梵文中，具格通常表示方法、工具和原因，但有些特定的動詞後必須加上具格型名詞，如表別離、表移動的方向等動詞（榊亮三郎 1907, §289, §312）。此外，如例 (5) sam-anu-ā-√gam 和例(6) pari-√pṛ 等表示「具足」之意的動詞也支配具格型名詞。具格關係的複合詞出現 3 例，翻譯成漢語大多為動賓式短語。

[15] 這裡的章節指的是梵文複合詞所出現的段落，本文所採用《金剛經》的分段法是依據林光明(1995)。
[16] 若梵文複合詞沒被翻譯成漢語時，在表格中補上「N/A」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以下皆同。
[17] 本文在表格中所列舉的梵文複合詞都是用未經過變格的原形，例如在 6-2 節此詞是主格複數 avaropita-kuśalamūlās。
[18] 括弧內的數字為梵文複合詞或其翻譯詞語所出現的次數，此下皆同。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
5.	paramāścarya-samanvāgata	甚為希有	成就最勝希有	14d
6.	saptaratna-paripūrṇa	滿…七寶 (4)	盛滿七寶 (4)	8-1, 19-1, 28-1, 32a
		N/A	盛滿七寶	8-2
		七寶滿	妙七寶盛滿	11-2
		N/A	七寶盛滿	11-3
7.	asaṃskṛta-prabhāvita	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無為之所顯	7-3

在例(5)中，羅什本沒有翻譯 samanvāgata 一詞，而玄奘都很忠實地翻譯出 A 和 B 兩成分。在例(6)中，兩位譯者使用兩種不同的詞序來翻譯 saptaratna-paripūrṇa，一種是與梵文詞序相同的主謂式「七寶滿」和「七寶盛滿」，另一種是與梵文詞序相反的動賓式「滿…七寶」和「盛滿七寶」。例(7)的原意為：「由於無為而被顯現」，表原因，所以前後兩詞語是具格關係。羅什用句子來翻譯，但動詞 pra-√bhū 並沒有「差別」之意，玄奘的翻譯是比較正確的。

(3)與格關係

與格通常表朝向目標，或給予。《金剛經》中只有兩例：例(8)是音譯詞，為「菩提薩埵」之略稱，意為「朝向菩提（覺）的眾生」，以追求覺悟為修行目標，亦可仿譯成「覺有情」、「道心眾生」。例(9)則是用動賓式複合詞來翻譯，本意是給予貧窮無助者食物的人，是由於中印度舍衛城之長者須達，因為為人仁慈，好布施，而被稱為「給孤獨長者」。羅什和玄奘都沒有很確實地把 piṇḍa「食物」翻譯出。[19]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
8.	bodhi-sattva	菩薩 (35)	菩薩 (50)	(50)[20]
9.	anātha-piṇḍada	給孤獨	給孤獨	1-1

[19] 事實上，六個譯本中只有笈多本將 piṇḍa 翻譯出，此複合詞笈多翻譯為「無親搏（＝摶）施與」。是非常忠實於原文，但此詞太長，不合乎漢語的用法。

[20] 出現的次數太多，不一一標示出處，只計算次數。以下沒有標示確切的章節，都是因出現次數太頻繁，而省略。

(4)離格關係

梵文離格表示出處或者原因。複合詞拆開後，前詞使用從格。從格關係的複合詞有三例，例(10)的本意是：乞得米飯和摶食返回原處，兩位譯者都是用兩個句子來翻譯。例(11)和(12)則被翻譯成動賓短語。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
10.	bhaktapiṇḍapāta-pratikrānta	乞已，還至本處	食已出，還本處	1-2
11.	vīta-rāga	離欲	永離貪欲	9e
12.	sarvasaṃjñā-apagata	離一切諸相	離一切想	14c

值得討論的是例(11)：此複合詞的詞序跟一般不同，是過去分詞 vīta（vi-√i -ta）「消失、遠離」在前，名詞 rāga「慾望、情感」在後。這個複合詞可以有兩種解釋，一個是依主釋（離格關係），另一個是依主釋（離格關係）轉作有財釋。玄奘是選擇用前者來翻譯，而羅什選擇後者。梵文句子為：

> aham asmi Bhagavann arhan vītarāgaḥ. na ca me Bhagavann evaṃ bhavati: arhann asmy ahaṃ vītarāga iti.

玄奘譯成：

> 「我雖是阿羅漢，永離貪欲，而我未曾作如是念：『我得阿羅漢，永離貪欲。』」(CBETA, T07, no. 220, p. 981, b17-19)

此時，當 vīta-rāga 作主格 arhan「阿羅漢」的補語。而羅什的翻譯為：

> 「是第一離欲阿羅漢。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CBETA, T08, no. 235, p. 749, c11-12)

羅什將 vīta-rāga 當形容詞，用來修飾前語 arhan「阿羅漢」，指「離欲的阿羅漢」。不管是當依主釋（離格關係），還是依主釋（離格關係）作有財釋解釋，兩者的意思都大致相同。

(5)屬格關係

屬格關係的複合詞佔依主釋（有格位限定關係）的大多數，共 50 例，多使用漢語偏正式複合詞來對譯。譬如說，例(15)和(16)的「善男子」「善女人」是偏正式複合詞，我們可能會推測梵文應該也是類似的複合關係，認為是「形容詞 （善）＋ 名詞（男子）」的持業釋複合詞。然而，梵文 kula 指的是「高貴顯赫的家族或種族」，所以 kula-putra 和 kula-duhitṛ 的 A 和 B 關係是屬格關係，指「好家庭出身的男子或女子」。

在例(13)至(29)中，羅什和玄奘大都很忠實地將梵文複合詞中兩個成分都翻譯出，所用的方式就是仿譯(calque)。朱慶之(2009： 437)提到在翻譯佛經時，仿譯大量地被使用，是「一種保留源頭語內部形式不變，採用目的語的材料逐詞或逐詞素地意譯源頭語詞語的各單個組成部分的翻譯方法」。在這些例子中，複合詞的 A 和 B 成分的順序都如實地保留在漢語裡。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
13.	citta-vikṣepa	心則狂亂	心惑狂亂	16c
14.	ekacitta-prasāda	一念(生)淨信	一淨信心	6-2
15.	kula-putra	善男子 (13)	善男子 (25)	(18)
16.	kula-duhitṛ	善女人 (13)	善女人 (24)	(17)
17.	loka-dhātu	世界 (16)	世界 (24)	(20)
18.	paramāṇu-saṃcaya	微塵眾 (6)	極微聚 (7)	30a (7)
19.	parvata-rāja	山王 (2)	山王 (2)	10c-2, 24
20.	pūrvāhṇa-kālasamaya	N/A	日初分	1-2
		初日分	日初時分	15a
21.	madhyāhna-kālasamaya	中日分	日中時分	15a
22.	sāyāhna-kālasamaya	後日分	日後時分	15a
23.	māṃsa-cakṣus	肉眼 (2)	肉眼 (2)	18a-1 (2)
24.	prajñā-cakṣus	慧眼 (2)	慧眼 (2)	18a-1 (2)
25.	rūpa-kāya	色身(4)	色身 (6)	20a (5)
26.	sattva-saṃgraha	眾生之類	有情攝	3-1
27.	kṣānti-pāramitā	忍辱波羅蜜	忍辱波羅蜜多	14e-1

28.	prajñā-pāramitā	般若波羅蜜	般若波羅蜜多	24, 32a
		金剛般若波羅蜜(2)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1)	13a (3)
			般若波羅蜜多(2)	
29.	sūtrānta-pada	章句 (1)[21]	經典句 (2)	6-1 (2), 6-2

在例(30)和(31)，羅什採用意譯的方式，將整個複合詞翻譯出，如 dharma-vega 翻譯成「深解義趣」，dharma-paryāya 為「經」，而玄奘還是採用逐詞仿譯，翻成「法--威力」和「法--門」。《漢語大詞典》對「法門」的第一個定義為：「王宮的南門」。引用《穀梁傳・僖公二十年》:「南門者，法門也。」《佛光大辭典》解釋「法門」為「即佛法、教法。佛所說，而為世之準則者，稱為法；此法既為眾聖入道之通處，復為如來聖者遊履之處，故稱為門」。可見，漢語原有的「法門」之意跟仿譯梵文複合詞 dharma-paryāya 結果的「法門」有不一樣的意思。後來又引申為「途徑、方法」，如「不二法門」在《維摩詰經・不二法門品》本指超越相對、差別之一切絕對、平等真理之教法，而在現代漢語中則指學習某種學問或技術獨一無二的方法。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
30.	dharma-vega	深解義趣	法威力	14a
31.	dharma-paryāya	經 (13)	法門 (21)	(21)

羅什和玄奘都使用動賓複合詞來翻譯例(32) dharma-deśanā「（有關）法的演說」，但詞序和梵文相反。玄奘使用與梵文詞序相同的複合詞來仿譯例(33)和(34)，而羅什則是採用與梵文相反的詞序。而在例(35)羅什和玄奘的詞序也完全相反，梵文 sāya 指「黃昏」，ahna 指「日、晝」。「後日」不是指後天，「日後」也不是指將來、後來，而都是指黃昏時刻。

[21] 在 6-1 節中，梵文本出現兩次，羅什只翻譯一次。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
32.	dharma-deśanā	說法 (2)	說法 (3)	21a (3)
33.	kṣetra-vyūha	莊嚴佛土 (4)	佛土功德莊嚴 (10)	10b (4), 17g (4)
34.	rūpakāya-pariniṣpatti	具足色身 (4)	色身圓實 (6)[22]	20a (5)
35.	sāya-ahna	後日	日後	15a

此外，羅什所譯的「莊嚴」到底是形容詞，還是動詞呢？根據《佛光大辭典》「莊嚴」意為：「嚴飾布列之意。即布列諸種眾寶、雜花、寶蓋、幢、幡、瓔珞等，以裝飾嚴淨道場或國土等」，是動詞義。梵文 vyūha 是名詞，意為「更換、分配、有秩序地排列，排列成戰鬥隊形的軍隊」，是從動詞 vi-√ūh 衍生而來。李維琦(2004:398-405)對「莊嚴」的解釋有三：(i)修飾。依據對像不同，可有不同的言語意義。如果對像是場所、土地、建築、事物等，就是打掃、佈置、裝飾、美化的意思。如果對像是人身容貌，就是修飾、打扮，注重儀表、使之聖潔等意思。如果對像是人的品性德性等，那就是修身、增進佛性的意思。(ii)美的、聖潔的，神聖的。形容詞。經過修飾以後，符合了審美條件和處事標準，就變得美麗聖潔了。這個義項轉為名詞，就是美的、聖潔的事物。(iii) 作好準備。修飾完、佈置好，就說是條件已經具備，準備工作已經完成了。因此，「莊嚴佛土」可以是指「美麗、聖潔的佛土」，也可以指「裝飾佛土，使之變得聖潔」。依據上下文，羅什本的「菩薩『莊嚴』佛土不？」(10b 節)和「我當『莊嚴』佛土。」(17g 節)，應該是指後者；故「莊嚴佛土」為動賓短語，其詞序跟梵文相反，這也可以理解，因為梵文為 SOV 語言，而漢語為 SVO。而玄奘翻譯成跟梵語複合詞詞序一樣的漢語主謂式複合詞「佛土功德莊嚴」。這個漢語複合詞有六個字之長，「功德」兩字是玄奘所加入的，且乍看之下，像似主謂結構的句子，但是從上下文來看，玄奘的「我當成辦『佛土功德莊嚴』」[23]，其實不折不扣仿譯了梵文複合詞 kṣetra-vyūha。

在例(36)至(48)中，羅什和玄奘也都是採用仿譯，只是在例(36)至(38)中，羅什將 A 用音譯詞翻譯，形成梵漢合璧詞，而玄奘採用意譯。例(39)至(45)中，羅什和玄奘則都是將 A 音譯，B 意譯，在例(46) A 和 B 都使用音譯，而成為目前耳熟能詳的佛教創始人「釋迦

[22] 玄奘在解釋某術語時，會同時使用兩次術語，用來翻譯梵文的"iti"，可視為引號，表示著重論述的對象。但是不解的是，梵文第二次沒有"iti"，玄奘還是梵譯兩次。rūpakāyaparinișpattī rūpakāyaparinișpattir iti Bhagavan aparinișpattir eṣā Tathāgatena bhāṣitā. tenocyate rūpakāyaparinișpattir iti.玄奘的翻譯：「色身圓實、色身圓實者，如來說非圓實，是故如來說名色身圓實、色身圓實。」(CBETA, T07, no. 220, p. 984, b28-29)

[23] 梵文為：ahaṃ kṣetravyūhān niṣpādayiṣyāmīti「我將使國土莊嚴達成（實現）」。

牟尼」。玄奘將例(47)如實地仿譯成一個梵漢合璧詞「菩薩乘」，但羅什所翻譯的梵文底本也許不同，而都翻譯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例(48)buddha-bodhi 則兩位譯者只翻譯出 B 成分，A成分都與梵文不一致。也許是目前所存留的梵文本，跟兩位譯者所用的版本有所不同所造成的結果。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
36.	anāgāmi-phala	阿那含果	不還果	9c
		N/A	不還之果	9c
37.	sakṛdāgāmi-phala	斯陀含果	一來果	9b
		N/A	一來之果	9b
38.	srotāpatti-phala	須陀洹果	預流果	9a
		N/A	預流之果	9a
39.	kaliṅga-rājan	歌利王	羯利王	14e-1
40.	bhikṣu-saṃgha	比丘眾	苾芻眾	1-1
41.	buddha-cakṣus	N/A	佛眼 (3)	6-2, 14h, 15b-2
		佛眼 (2)	佛眼 (2)	18a-2 (2)
42.	buddha-dharma	佛法 (3)	佛法 (6)	8-3 (3), 17d (2)
43.	buddha-jñāna	N/A	佛智 (2)	6-2, 15b-2
		佛智慧	佛智	14h
44.	gaṅgānadī-vālukā	恒河沙 (5)	殑伽河沙 (6)	13e (2), 15a-1 (3), 28-1
45.	jeta-vana	祇樹	誓多林	1-1
46.	śākya-muni	釋迦牟尼 (2)	釋迦牟尼 (2)	17b-2 (2)
47.	bodhisattva-yāna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菩薩乘	2-1, 2-2, 17a-1 (2), 17a-2, 27-2 (2), 31b
		N/A	菩薩乘	3-1
48.	buddha-bodhi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無上正等菩提	16a

此外，羅什本經常在兩個詞結合的複合詞中，少翻譯一詞，或整個複合詞都省略不譯。如在例(49)至(51)複合詞的成分 A 沒有譯出；在例(52)和例(54)成分 B 沒有翻譯；在例(55)羅什則一次沒有翻譯成分 B，一次整個複合詞都沒有譯；在例(56)至(60)羅什本整個複合

詞都沒翻譯，而玄奘本則如實仿譯梵文複合詞中的兩個成分。但在例(61)則兩個譯者的第二成分都沒有翻譯。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
49.	ātma-bhāva	身	自體 (6)	10c-2 (8)
		大身		
		身命	自體 (2)	13e (2)
		身 (4)	自體 (4)	15a (4)
50.	mahāpuruṣa-lakṣaṇa	相 (4)	大士夫相 (4)	13d (4)
51.	pṛthivī-rajas	微塵 (3)	大地微塵 (3)	13c (4)
			地微塵	
		微塵	大地極微塵量	30a
52.	citta-dhārā	心 (2)	心流注 (5)	18b-2 (2)
53.	puṇya-skandha	福德 (18)	福德聚 (7)	(35)
		功德 (8)	福聚 (28)	
54.	dāna-parityāga[24]	布施	棄捨布施	14f
55.	nirvāṇa-dhātu	涅槃	妙涅槃界	3-1
		N/A	妙涅槃界	17a-1
56.	dharma-uccheda	N/A	永斷道路	17c
57.	saddharmavipralopa-kāla	N/A	正法將滅時分	6-1 (3), 14b, 16b, 21b
58.	saddharma-vipralopa	N/A	正法將滅	6-1 (3), 14b, 16b, 21b
59.	anutpāda-dharmatā	N/A	無生法性	17c
60.	sattva-dhātu	N/A	有情界	3-1
61.	kṣānti-vādin	忍辱[25]	忍辱	14e-2

例(62) lakṣaṇa-saṃpad 在《金剛經》共出現 16 次，羅什有兩次沒有翻譯出，有 8 次沒有翻譯成分 B，如「身相」（3 次）、「相」（1 次）和「三十二相」（4 次）。此外，玄奘都是翻成「諸相具足」(17 次)，雖然是仿譯，但詞序跟梵文相反，跟例(33)羅什的翻

[24] 在 14g 節出現的是兩次動詞短語 dānaṃ parityajati，羅什和玄奘皆譯成「行布施」。
[25] 此複合詞 kṣānti-vādin 意為提倡忍辱學說的論師，在這裡是指仙人的名字。kṣānti-vādī ṛṣis 忍辱仙人。

譯「莊嚴佛土」是一致的，動詞在前，受詞在後。羅什有兩次翻成「具足諸相」，另兩次為「具足相」，有兩次為相反詞序的「諸相具足」。

62.	lakṣaṇa-saṃpad	身相 (3)	諸相具足 (3)	5-1 (3)
		相	諸相具足	5-2
		具足諸相 (2)	諸相具足 (6)[26]	20b (4)
		諸相具足 (2)		
		三十二相 (4)	諸相具足 (5)	26a (6)
		具足相 (2)	諸相具足 (2)	27-1(2)

事實上，不管羅什或玄奘的翻譯，在句子中「具足諸相」和「諸相具足」都應看做複合名詞，前者為動賓式複合詞，後者為主謂式複合詞。

>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
> 「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
>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
> 「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CBETA, T08, no. 235, p. 751, c5-11)

這些仿譯梵文複合詞的漢語複合詞的音節數相當多，不似傳統的複合詞大多為兩個音節。如果將這些大於兩個音節的複合詞抽離語境來看，大概都會將之視為短語。

(6)位格關係

在例(63)-(81)中，A 和 B 兩成分都是名詞，位格關係只有例(81)解釋為「住在…中」，其餘 18 例都是指「關於，就…而論」[27]之意，如例(63)指「有關我(ātma)的見解(dṛṣṭi)」。大多被翻譯成漢語偏正式複合詞，但有時也使用動賓式短語，如例(75)-(78)等。玄奘通常

[26] 此情況如註 22。在 20b 節中，梵文只出現四次 lakṣaṇa-saṃpad，但是玄奘的翻譯多出兩次：
佛告善現：「於汝意云何？可以諸相具足觀如來不？」
善現答言：「不也！世尊！不可以諸相具足觀於如來。何以故？世尊！諸相具足、諸相具足者，如來說為非相具足，是故如來說名諸相具足、諸相具足。」(CBETA, T07, no. 220, p. 984, c1-5)。

[27] 請參考 Whitney (1889/1993) §303a。

A 和 B 兩個成分都翻譯，羅什則有時不翻譯出，或省略 B，如例(71)-(73)等。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
63.	ātma-dṛṣṭi	我見 (4)	我見 (3)	31a (3)
64.	sattva-dṛṣṭi	眾生見 (4)	有情見 (2)	31a
65.	jīva-dṛṣṭi	壽者見 (4)	命者見 (2)	31a
66.	pudgala-dṛṣṭi	人見 (4)	補特伽羅見 (2)	31a
67.	ātma-saṃjñā	我相 (8)	我想 (6)	3-2, 6-3, 14c (2), 14e-1 (2), 14e-2
68.	sattva-saṃjñā	眾生相 (8)	有情想 (11)	3-2, 6-3, 14c (2), 14e-1, 14e-2 (2), 14f, 17a-2
69.	jīva-saṃjñā	壽者相 (8)	命者想 (8)	3-2, 6-3, 14c (2), 14e-1, 14e-2 (2), 17a-2
70.	pudgala-saṃjñā	人相 (8)	補特伽羅想 (8)	3-2, 6-3, 14c (2), 14e-1, 14e-2 (2), 17a-2
71.	bhūta-saṃjñā	實信	實想 (2)	6-1 (2)
		實		
		實相 (3)	真實想 (5)	14a (4)
72.	vyāpāda-saṃjñā	瞋恨	恚想 (2)	14e-1, 14e-2
73.	nimitta-saṃjñā	相	相想	4-1, 4-3
74.	dharma-saṃjñā	法相	法想	6-3, 6-4, 31b (4)
75.	ātma-grāha	著我 (2)	我執 (2)	6-4 (2)
		N/A	執我	9a
		著我	執我	9d
		有我	我執	25-1
76.	sattva-grāha	著…眾生 (2)	有情執 (2)	6-4 (2)
		N/A	執…有情	9a
		著...眾生	執…有情	9d
		有…眾生	有情執	25-1

77.	jīva-grāha	著…壽者 (2)	命者執 (2)	6-4 (2)
		N/A	執…命者	9a
		著...壽者	著...命者	9d
		有...壽者	命者執	25-1
78.	pudgala-grāha	著…人	補特伽羅（等）執	6-4 (2)
		N/A	執…補特伽羅	9a
		著...人	執…補特伽羅	9d
		有…人	補特伽羅（等）執	25-1
79.	piṇḍa-grāha	一合相 (5)	一合執 (4)	30 (4)
80.	dharma-cakṣus	法眼 (2)	法眼 (2)	18a-2
81.	araṇā-vihārin	無諍三昧	無諍住 (4)	9e (3)
		樂阿蘭那行者		
		樂阿蘭那行		

如實佛學研究室(2014)將例 (71) bhūta-saṃjñā 在 6-1 節中視為持業釋(同位格關係)，但在 14a 節視為依主釋（位格關係），本文將六次都視為依主釋（位格關係）。[28]這六個例子都應解釋為「有關真實(bhūta)的概念(saṃjñā)」，而不是「真實(bhūta)即是概念(saṃjñā)」。通常藏文在翻譯梵文時，都會如實地保留梵文語詞中的格位關係，在《金剛經》的藏文譯本來看，bhūta-saṃjñā 六次都翻譯成藏文"*yaṅ dag par 'du śes*"。此一藏譯形式中的"*yaṅ dag par*"是狀態副詞，表「在……的情況下；在……中」。[29]藉由藏文的譯詞可以確認 bhūta 和 saṃjñā 兩詞的關係，應該就是位格關係。

在例(82)-(89)中，A 為名詞類，B 為動詞類。例(82)-(87)是以過去分詞 -ta 為結尾，例(88)-(89)以未來被動分詞 –anīya 為結尾，大多翻譯成動賓式短語。

[28] 本文中多處提到如實佛學研究室(2014)分析梵文複合詞有欠妥當，並沒有貶低此書的意味。事實上，筆者對此書的評價極高，也從書中吸收不少令人受益良多的啟示，提出不同的分析方式，是想做進一步的學術交流。

[29] 感謝其中一位審查人提供藏文的資訊。藏文的翻譯可參見挪威奧斯陸大學所主持的梵漢藏英版本有關《金剛經》的語料庫：http://www2.hf.uio.no/polyglotta/index.php?page=volume&vid=22（引用日期：2015 年 12 月 14 日）。

82.	kvacit-pratiṣṭhita[30]	應(無)所住	都(無)所住	4-1
83.	vastu-patita	心住於法 (1)	墮於事 (2)	14g (2)
84.	vastu-pratiṣṭhita	於法…所住	住於事	4-1
85.	rūpa-pratiṣṭhita	住色	住於色	4-1
86.	mithyāprahāṇa-prasṛta	行邪道	履邪斷	26a
87.	rūpaśabdagandharasaspraṣṭavyadharma-pratiṣṭhita	住色、聲、香、味、觸、法	住色、聲、香、味、觸、法	14e-2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
88.	apāya-saṃvartanīya	應墮惡道	應感惡趣	16a
89.	vijñaguru-sthānīya	尊重弟子	尊重處所	12-2

這些依主釋（位格關係）的複合詞大都是佛教中的專有名詞，如「我見」、「我執」、「我相／想」[31]、「壽者相」、「一合相」、「人見」、「人相」、「眾生見」、「實相」、「無諍三昧」等等。

2. 否定前綴為首 (Nañ)

《金剛經》屬於般若系統，專門講解「緣起性空」，以否定自性為主，全經充滿許多否定的句型。故複合詞中也有多達32個有否定前綴，加上做為有財釋的複合詞19個，出現的次數超過50筆。如實佛學研究室(2014)將此類視為持業釋(副詞關係)，[32]辻直三郎(1974)則將之分成第七類：以 a(n)-, su- 等為第一成分的複合詞。Egenes (1989/2003: 236) 將前加否定詞綴的複合詞歸類在廣義的依主釋下，與狹義依主釋和持業釋並列，而施坦茨勒(2009)將之歸於狹義依主釋下。本文因為按照傳統的六合離釋的歸類，將此類複合詞暫依照施坦茨勒(2009)的系統分屬於狹義依主釋。

[30] kvacit「任何一處」，經常和否定詞連用，表示全部否定。kvacit-pratiṣṭhita 另出現兩次作有財釋，請參見例(226)。

[31] 有關 saṃjñā 翻譯成「相」或「想」的問題，請參考 Zacchetti (2013)。

[32] 但是在其第一版中如實佛學研究室(1995)將此視為持業釋(形容詞關係)。

例(90)-(115)是否定前綴後加上名詞，可以是一個單純名詞加上否定前綴，如例(90)-(110)，也可以是一個複合詞再加上否定前綴，如例(111)-(115)。例(109)-(110)的名詞為母音開頭，否定詞為 an-。翻譯成漢語時，否定前綴多用「非」和「無」來翻譯，而形成漢語的偏正式複合詞。比較特殊的是例(98) a-nātha[33]被翻成「孤獨」，沒有將否定副詞 a- 用漢語否定詞譯出，而是採用整個複合詞的意譯。例(110)將整個複合詞音譯，連否定前綴 a- 也翻譯成「阿」。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
90.	a-bhāva	非身	非彼體	10c-2 (2)
			非以彼體	
91.	a-dhārā	非心	非流注	18b-2
92.	a-dharma	非法 (5)	非法 (5)	6-3, 6-4 6-5 (2), 7-2
		非一切法[34]	非一切法	17d
		N/A	非聲、香、味、觸、法	14e-2
		非善法[35]	非法	23
93.	a-dhātu	非世界	非世界	13c
94.	a-dṛṣṭi	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	非見	31a
95.	a-grāha	非有我	非執	25-2
96.	a-lakṣaṇa	非相	非相	13d
97.	a-pariniṣpatti	非具足色身	非圓實	20a
98.	a-nātha	孤獨	孤獨	1-1

[33] 梵文 nātha 是「保護者、贊助人、主人」之意，a-nātha 就是「無保護者，無主人」之意，引申為「無助、貧窮」。

[34] 這裡的 a-dharma 指的是 a-sarvadharma，所以翻譯為「非一切法」，梵文為：sarvadharmā iti Subhūte ‘dharmās Tathāgatena bhāṣitāḥ.

[35] 這裡的 a-dharma 指的是 a-sarvadharma，羅什的翻譯「非善法」，比玄奘的「非法」更貼切。梵文為：kuśalā dharmāḥ kuśalā dharmā iti Subhūte ‘dharmāś caiva te Tathāgatena bhāṣitāḥ.

99.	a-pāramitā	非般若波羅蜜[36]	非般若波羅蜜多	13a
		非第一波羅蜜[37]	非波羅蜜多	14d
		非忍辱波羅蜜[38]	非波羅蜜多	14e-1
100.	a-raja	非微塵	非微塵	13c
101.	a-saṃcaya	非微塵眾	非聚	30a
102.	a-saṃjñā	N/A	非想	6-3
		非相	非想	14c
		N/A	無想 (2)	14e-1, 14e-2
		非法相[39]	非想	31b
103.	a-saṃskṛta	無為法	無為	7-3
104.	a-sat	N/A	不實	17d
		N/A	非善	21a
105.	a-sattva	N/A	非有情	17f
		非眾生		
106.	a-skandha	非福德性	非福德聚	8-2
107.	a-vyūha	非莊嚴	非莊嚴	10b, 17g
108.	a-parimāṇa	無有邊	無邊	15b-1
109.	an-āgāmitva	無來	不還性	9c
110.	an-āgāmin	阿那含 (4)	不還者 (2)	9c (5)
			不還 (3)	
111.	a-bhūtasaṃjñā	非相	非想	14a
112.	a-buddhadharma	非佛法	非諸佛法	8-3

[36] 應該可以寫成 a-prajñāpāramitā，縮略為 a-pāramitā，羅什和玄奘皆補上 prajñā 「般若」。原文為：yaiva Subhūte prajñāpāramitā Tathāgatena bhāṣitā saivāpāramitā Tathāgatena bhāṣitā. tenocyate prajñāpāramiteti.

[37] 可以寫成 a-paramapāramitā，縮略為 a-pāramitā，羅什補上 parama 「第一」。原文為：yāṃ ca Subhūte Tathāgataḥ paramapāramitāṃ bhāṣate, tām aparimāṇā api Buddhā Bhagavanto bhāṣante, tenocyate paramapāramiteti.

[38] 可以寫成 a-kṣāntipāramitā，縮略為 a-pāramitā，羅什補上 kṣānti 「忍辱」。原文為：yā Tathāgatasya kṣāntipāramitā saivāpāramitā.

[39] 這裡的 asaṃjñā 指的是 dharmasaṃjñā，整句為：dharmasaṃjñā dharmasaṃjñeti Subhūte ‘saṃjñaiṣā Tathāgatena bhāṣitā.

113.	a-bhūtasaṃjñā	非相	非想	14a
114.	adharma-saṃjñā	非法相	非法想	6-3
		N/A	非法想	6-4
115.	a-lakṣaṇasaṃpad[40]	非身相	非諸相具足	5-1
		非相	非相具足	5-2
		非具足	非相具足	20b

例(116)-(121)是否定詞綴後加上形容詞，都是以未來過去分詞 -ya 為結尾，[41]羅什在例(116)-(118)沒有翻譯整個複合詞，而在例(119)-(121) 則用「不可」來翻譯否定前綴；除了用「不可」之外，玄奘還使用「無」。這一類的依主釋複合詞，有時也可以用來修飾名詞，當有財釋複詞詞使用，如 a-saṃkhyeya 共出現 8 例，有 3 例當依主釋複合詞解釋，如例(116)；有 5 例當有財釋複合詞，如例(253)。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
116.	a-saṃkhyeya	N/A	無數	8-2, 13e, 15a
117.	a-prameya	N/A	無量	8-2, 13e, 15a
		N/A	其量甚多[42]	11-2
118.	a-tulya	N/A	不可稱量	16c
119.	an-abhilapya	不可說	不可宣說	7-2
120.	a-cintya	不可思議 (2)	不可思議 (2)	16c (2)
121.	a-grāhya	不可取	不可取	7-2

3. 從屬詞為首 (Upapada)

從屬字複合詞由兩個詞所組成，第二個詞為動詞詞根加上原始詞綴（梵文傳統語法稱之為 kṛt- 詞綴）變成名詞語幹；而第一個詞是一個從屬(upa)詞(pada)。[43]例(122)-(124)加

[40] 複合詞 alakṣaṇasaṃpad 依照其斷詞的不同，有兩種解釋：(1) alakṣaṇa-saṃpad 「具足非相」，為依主釋（具格關係），否定前綴否定的是 lakṣaṇa「相」； (2) a-lakṣaṇasaṃpad 「非相具足」，為持業釋（前加否定前綴），否定的是 lakṣaṇasaṃpad 「相具足」。《金剛經》文中的意思為第二種解釋。

[41] 否定詞加上形容詞的複合詞，也可以是以 -in（表示「所有」），或 -ta（過去分詞）為結尾，都是當有財釋複合詞，請參考第三節第（六）小節。

[42] 「其量甚多」可能翻譯自兩個梵文詞 aprameyam asaṃkhyeyam，這兩個詞在文中出現 10 次連用。

[43] 請參見 Thomas Egenes 1989/2003), Introduction to Sanskrit: Part Two,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13.

的原始詞綴是 –a，表示動詞詞根所表達的行為或狀態，有時也可以指施事者。這三個複合詞的翻譯各不同，例(122)羅什翻譯成「闇」，比較接近梵文原意「黑暗」，而玄奘則翻譯成偏正式「闇室」，跟梵文原意有差距；例(123)piṇḍada 意為「給食物」或「給食物的人」，羅什和玄奘賓語都沒有譯出；例(124)兩人都譯成動賓式複合詞「然燈」。例(125)-(129)後加 -in，構成表示施事者的名詞，羅什和玄奘都翻譯成以「者」為中心語的偏正複合詞。例(130)加 -ana，構成中性名詞，表動詞詞根 pra-√hā 「放棄、停止、滅亡」所表達的行為或狀態，玄奘翻譯成「邪斷」。同時原始詞綴 -ana 也可以表示動作行為所憑藉的途徑，羅什將之翻譯成「邪道」，都是偏正複合詞。例(131)加 –māna，代表現在式中間語態，可指動作本身或其結果，羅什用動詞性的譯語「我所說義」，而玄奘使用名詞性譯語「正語」。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
122.	andha-kāra	闇	闇室	14g
123.	piṇḍa-da[44]	給	給	1-1
124.	dīpam-kara	然燈 (7)	然燈 (9)	10a (2), 16b, 17b-1 (2), 17b-2 (3)
125.	ananyathā-vādin	不異語者	不異語者	14f
126.	bhūta-vādin	真語者	實語者	14f
127.	satya-vādin	實語者	諦語者	14f
128.	tathā-vādin	如語者	如語者	14f
129.	vitathā-vādin	不誑語者	N/A	14f
130.	mithyā-prahāṇa	邪道	邪斷	26a
131.	samyak-vadamāna[45]	我所說義	正語 (2)	31a (2)

4. 前置詞為首 (Prādi)

Egene (1989/2003: 236)指出這一類的複合詞的 A 成分是波爾尼所提出的以 pra- 為首的 20 種前置詞[46]之一。此種複合詞在《金剛經》中只有 7 例，例(132)-(135)羅什未翻譯，玄奘將例(132)和(133)採用仿譯，前置詞 adhi- 翻成「增」，sam- 翻成「等」，而在例(134)

[44] 如實佛學研究室(2014)將之歸類在依主釋（對格關係）。

[45] 如實佛學研究室(2014)將例(125)-(31)等六例都分析成持業釋（副詞關係）。

[46] 梵文為 upasarga，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的解釋為：”an inseparable particle or preposition prefixed to roots”，加於詞根前的一個不可分離的助詞或前置詞。

prati-沒有翻譯出，例(135) ati-anta[47]也不是逐詞仿譯，而是整個複合詞的意譯。羅什將例(136)整個複合詞意譯成「果報」，而玄奘則是仿譯兩個成分，vi- 翻成「異」，pāka 翻成「熟」。兩位譯者都將例(137)-(138)採用意譯，沒有一一翻譯兩個成分。例(137)都翻成「喻」，前置詞 upa- 指「接近、朝向」，mā 指「測量、度量」。例(138)羅什翻成「具足」，玄奘翻成「圓實」；前置詞 pari- 意為「圍繞、靠近」，niṣpatti 意為「圓滿、完善、終點」。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
132.	adhi-vacana	N/A	增語 (4)	17c (4)
133.	sam-buddha	N/A	等覺 (38)	2-1 (2), 9e, 10a (2), 11-2, 11-3, 13d (2), 16b, 17b-1(3), 17b-2(4), 17d (2), 17h, 19-1, 22 (2), 28-1, 32a
134.	prati-aṅga[48]	N/A	肢節	14e-1
135.	ati-anta[49]	N/A	畢竟	17c
136.	vi-pāka	果報	異熟	16c
137.	upa-mā[50]	喻	喻	6-5
138.	pari-niṣpatti	具足 (4)	圓實 (6)	20a (5)

「異熟」在漢語是很陌生的，《漢語大詞典》並沒有收入此詞。《佛光大辭典》的解釋為：

> 梵語 vipāka。舊譯為果報。音譯為毘播迦。即依過去之善、惡而得果報之總稱；蓋謂果異於因而成熟。異熟有種種解釋，據成唯識論卷二載，所謂異熟，係謂「因」變為「果」，此「果」之性質異於「因」之性質；「因」有善有惡，而「果」具非善非惡之無記性，故自「因」成熟為「果」，其性質已變異為別類。然據成唯識論述記卷二載，異熟一詞有三義：(1)異時熟，謂「因」與「果」必隔世於異時而熟。(2)變異熟，謂「果」為「因」所變異而熟。

[47] 梵文 ati- 指「超越、在…之上、在…之外」，anta 指「終點、界線、範圍」，整個複合詞意為「無限的、超越界線的」，玄奘譯成「畢竟」。
[48] 原意為：身體的次要部分，如額頭、鼻、耳、手指、下巴等。
[49] 連音變化後，寫成 atyanta。
[50] upa-mā 形成複合詞，長音 ā 變為短音 a，如 kola-upama。

(3)異類熟，謂「果」與「因」為異類，而由「因」所成熟。

事實上，這些都是望文生義的解釋。在梵文中，前置詞 vi- 有「分開、遠離、相反、往不同方向」等意思，但有時只是加強語氣，如√naś 是「消滅、破壞」，vi-√naś 則是「完全消滅、完全破壞」。梵文 vipāka 是由動詞詞根 vi-√pac「煮透、完全成熟」衍化而來，pāka 是「成熟」之義，而 vipāka 也有同樣的意思。此處的 vi-只是加強語氣，然而玄奘完全仿譯梵文複合詞，將 vi- 譯成「異」(vi- 的多種意思之一)，pāka 譯成「熟」，而成為一個新的仿譯詞「異熟」。這個詞完全沒有進入漢語的系統，反而是羅什的「果報」較令人容易接受。

在《金剛經》中共有 138 例依主釋複合詞，其中有格位限定關係的有 89 例 (64%)，而有對格、具格、與格和離格關係的梵語複合詞相當少，共才 12 例；而其他兩種格位關係（屬格和位格）共佔 77 例 (87%)，屬格跟其他梵文文獻一樣，占最高比例 56%。業格、具格和離格關係的梵語複合詞多用漢語動賓短語來翻譯，而屬格和位格關係的複合詞多用漢語偏正式複合詞，或動賓短語翻譯。此外，前加否定前綴的複合詞也約占全部依主釋的四分之一。

（二）持業釋 (karmadhāraya，同格限定複合詞)

持業釋複合詞是由兩個詞所組成的，A 和 B 在拆解成句子時採用相同的格位，是同格限定關係。波爾尼將之視為「依主釋」的一小類，以 B 為主，A 為附屬。在第一類（廣義的）「依主釋」中，B 會限定 A 的格位，而在「持業釋」（狹義的「依主釋」）中，A 和 B 則為同格關係。A 是 B 所帶的「業」(特質、自然屬性)，通常為「同位語」或「形容詞」。此外，A 也可以是「副詞性語詞」(包括副詞、前置詞和不變化詞等)，B 為「名詞性語詞」(包括名詞、形容詞、分詞等)。此時 A 對 B 的限定屬於「意義」的限定，而非「格」的限定。筆者將「持業釋」複合詞分成三小類：(1) 同位關係：「名詞 + 名詞」，即前後兩成員同指一件事物或人，或前語為後語的一個種類，如 Gaṅgā-nadī 「恒河」，Gaṅgā（河名）是一條 nadī 「河」；(2) 形容詞關係：「形容詞 + 名詞」或者為「名詞 + 形容詞」，A 修飾 B (B 可以出現在 A 之前)，如：mahā-kāya「大的身體」；(3)副詞關係：「副詞 + 名詞/形容詞」，A 修飾 B，如 sakṛd-āgāmitva「只來一次」。

1.同位格關係

持業釋 (同位格關係)的 A 與 B 兩詞語可以視為複指關係，同指一件事物，如例(139) kāla 和 samaya 都是指「時間」；例(140) pṛthivī 和 pradeśa 都同指「地方」。此類複合詞的前後語關係也可以是上位詞(hypernym)與下位詞(hyponym)的關係，如例(141) Gaṅgā（河名）是一條 nadī 「河」。《金剛經》中此類複合詞共有三例，大部分也類似漢語的偏正式複合詞。因為是同位語關係，羅什有時只翻譯出 B，如例(139)「分」的和例(140)的「處」，而玄奘比較忠實地翻譯出兩個成分。可惜，玄奘雖然忠實於梵文複合詞的結構，但其所採用仿譯的詞，如「地方所」卻始終沒有進入漢語的世界。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
139.	kāla-samaya	N/A	分	1-2
		分 (3)	時分 (3)	15a (3)
140.	pṛthivī-pradeśa	處 (2)	地方所 (3)	12-1 (2), 12-2
		處	地方所 (2)	15c (4)
		在在處處		
141.	Gaṅgā-nadī	恒河 (14)	殑伽河 (15)	(11)

其實，如果從整個句子的角度來看，羅什使用「當知此處」、「所在之處」、「在在處處」，乃至「而散其處」（各 1 次），都是取用了 pṛthivī-pradeśe 一詞省縮式的翻譯，而玄奘使用「若地方所」(2 次)，或作「此地方所」(3 次)則採用詞語擴張式的翻譯，兩者都是考量四言格的文體。玄奘未將 pṛthivī-pradeśe 一語直譯作「地方」，還添加了與「方」字同義的「所」字，形成同義連文的雙音節「方所」，應是為了配合指示代詞「若～」和「此～」，而構成四言句。從韻律詞的立場來看，「若地」和「此地」須連讀，而「方所」二字也應連讀。雖然三音節的「地方所」因不符合漢語喜好雙音詞的習慣，而沒有進入漢語詞彙，但是「地方」和「方所」二詞都雙雙進入漢語詞彙庫之中。[51]

2. 形容詞關係

持業釋複合詞前後語為形容詞關係的有 34 個例子，例(142)至(163)都是形容詞在前，名詞在後，大多也翻譯成漢語偏正式複合詞。從這些例子中，我們也發現羅什有許多複合

[51] 關於 pṛthivī-pradeśe 一詞的討論，都是承蒙其中一位審查人的精闢見解，才能有目前的呈現。審查人還提出此詞出現在玄奘所譯的《大般若經》和《瑜伽師地論》兩書的例子，對作者的啟發很大。

詞都省略不譯。這些仿譯的複合詞有許多都進入漢語，如例(148)的「大千」、[52]例(156)的「善根」，已經成為一般用語。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
142.	agra-yāna	N/A	最上乘	14a
		大乘	最上乘	15b-1
143.	śreṣṭha-yāna	N/A	最勝乘	14a
		最上乘	最勝乘	15b-1
144.	madhya-ahna	中日	日中	15a
145.	mahā-kāya	N/A	大身	10c-2
		身長大	大身 (3)	17e (3)
		大身 (2)		
146.	mahā-nagarī	大城	大城	1-2
147.	mahā-puruṣa	N/A	大士夫 (4)	13d (4)
148.	mahā-sāhasra	大千 (7)	大千 (8)	(8)
149.	pūrva-ahṇa[53]	N/A	日初 (2)	1-2, 15a
150.	sarva-dharma	一切法 (7)	一切法 (8)	17d (3), 17f (2), 31b
151.	sarva-saṃjñã	一切諸相	一切想 (2)	14c
		一切相		14e-2
152.	sarva-sattva	一切眾生	諸有情	14f (2)
153.	upeta-kāya[54]	N/A	具身 (4)	10c-2, 17e (3)
154.	upadhi-śeṣa	餘	餘依	3-1
		N/A	餘依	17a-1
155.	sat-dharma	N/A	正法	6-1 (3), 14b, 16b, 21b

[52] 「大千」為「三千大千世界」的簡稱，又稱「大千世界」。《佛光大辭典》解釋為：「古代印度人之宇宙觀。古代印度人以四大洲及日月諸天為一小世界，合一千小世界為小千世界；合一千小千世界為中千世界；合一千中千世界為大千世界。今之俗語乃襲用佛教「大千世界」一詞，轉用於形容人間之紛紜諸相。小千、中千、大千並提，則稱三千大千世界」。

[53] 原意為：午前（前＋中午）。

[54] 原意為：健全無缺的身體。

156.	kuśala-mūla	善根 (2)	善根 (2)	6-2 (2)
157.	aneka-buddhaśatasahasra	無量千萬佛 (1)	非一、百、千佛 (2)	6-2 (2)
158.	parama-pāramitā	第一波羅蜜 (2)	最勝波羅蜜多 (5)	14d (3)
159.	bhūta-tathatā	如義	真實、真如	17c
160.	parama-artha	N/A	最勝義	17c
161.	parama-aṇu	微塵(6) [55]	極微 (7)	30a (7)
162.	parama-āścarya[56]	N/A	最極希有	14a
		第一希有	最勝希有	14b
		甚為希有	最勝希有	14d
163.	samyak-saṃbodhi	三藐三菩提 (29)57	三藐三菩提 (11)	(17)

例(164)至(169)基本上也是形容詞在前，名詞在後的持業釋（形容詞關係）複合詞，只是翻譯的方式與一般的例子不同。例(164)前後兩成分都是譯音詞，B 的 sattva 只節譯第一個音節，成為三個音節的譯音詞，這個例子是比較特別的，通常梵文複合詞很少前後兩詞都是音譯詞。在例(165) 中，sthavira 可以是形容詞，指年長的；或名詞，指年長的人，翻譯成漢語的「長老須菩提」和「尊者善現」，是同位語的名詞短語。例(166) ārya，也可當形容詞，指神聖的、受尊敬的；也可當名詞，指受尊敬的人；pudgala 指靈魂、個體，整個複合詞指「聖人」。根據《漢語大詞典》，「賢聖」指道德才智極高，並引先秦《六韜・盈虛》：「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佛光大辭典》解釋為：「賢（梵 bhadra）與聖（梵 ārya）之並稱.....以有漏智修善根者，稱為賢者；以無漏智證見正理者，稱為聖者。」是佛道修行者的果位，與漢語的意義不同。玄奘的翻譯更特別的是將第二個成分譯成音譯詞，成為梵漢合璧詞「賢聖補特伽羅」。例(167)的 bāla 可當形容詞「愚笨的」，或名詞「愚笨的人」；pṛthagjana 是另一個複合詞，下見例(176)，玄奘仿譯成「異生」，指有別於聖人的凡夫俗子。雖然，玄奘很忠實地仿譯梵文複合詞，但他的譯詞「賢聖補特伽羅」或「愚夫異生」，都不如羅什「賢聖」或「凡夫」讓人容易接受。例(168)和例(169)也是形容詞在前，名詞在後的複合詞，翻成漢語四字短語。其中「皆大歡喜」原指佛經結束時的套語，現已經被漢語廣為使用。

[55] 「微塵」並非指「極細小的塵埃」，而是指眼根所取最微細的物質，為物質之最小單位。parama 為一形容詞，意為「主要的，最高的，最遠的」，aṇu 可當形容詞「細微的，原子的」，也可當名詞「原子」。

[56] 此複合詞在 2-1 節也出現過一次，不過羅什和玄奘都沒有翻譯出。

[57] 羅什「阿耨多羅」出現的次數多出很多，都是現存梵文本所無，有 8 次玄奘譯為「發趣菩薩乘」，羅什翻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
164.	mahā-sattva	摩訶薩 (2)	摩訶薩 (23)	(23)
165.	sthavira-subhūti	長老須菩提	尊者善現	32b
166.	ārya-pudgala	賢聖	賢聖補特伽羅	7-3
167.	bāla-pṛthagjana	凡夫之人 (2) 凡夫 (2)	愚夫異生 (4)	25-2 (3) 30b
168.	atyanta-anutpanna	N/A	畢竟不生	17c
169.	ātta-manas[58]	皆大歡喜	皆大歡喜	32b

在例(170)和(171)中，羅什和玄奘的A成分都沒有翻譯出。而例(172) vijña-guru 意指「有智慧的老師」，[59]但兩個譯者的翻譯卻都有「尊重」一詞，可能目前的梵文本和兩人所翻譯的梵文有所不同，不然應該不會兩人都誤譯。例(173)原意為：「被倒（在缽裡）的食物和摶食」，兩位譯者都意譯成動詞組。例(174)和(175)則是跟之前的例子不同，修飾語在後，而被修飾語在前。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
170.	kṛta-bhakta[60]	飯	飯	1-2
171.	mahā-nadī	河	河	11-1, 18b-1(2)
172.	vijña-guru	尊重弟子	尊重	12-2
173.	bhaktapiṇḍa-pāta	乞已	食已出	1-2
174.	gaṅgānadīvālukā-sama	恒河沙等 (5)	殑伽河沙等 (6)	13e (2), 15a-1 (3), 28-1
175.	caitya-bhūta[61]	佛塔廟	佛靈廟 (2)	12-1
		塔		15c

[58] 如實佛學研究室(2014: 839) 認為 ātta 疑為 āpta 之誤，但是事實上應該是沒有錯誤的。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就寫道，ātta 是 ādatta 的縮寫，是 ā-√dā 的過去被動分詞，可當作「佔領、帶走、忘乎所以」。如果被喜悅所帶走，就是「歡喜若狂」的意思。此外，辭典中也解釋 *Ātta-manaska*：whose mind is transported or carried away (with joy)。

[59] 梵文 guru 可以指「值得尊敬之人（如老師）」或「重大的、令人尊敬的」。

[60] 原意為：做好的飯。

[61] 如實佛學研究室(2014)將之視為「持業釋（同位格關係）」，本文將之看為形容詞後置的「持業釋（形容詞關係）」。此複合詞是由名詞和系屬過去分詞（「是」、「視為」、「認為」)所組成，意指「被視為是塔廟」。

3. 副詞關係

持業釋複合詞，A 成分為副詞，修飾 B，共有 6 個例子，大多數的例子都翻譯成漢語偏正式複合詞。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
176.	pṛthag-jana	凡夫 (4)	異生 (4)	25-2 (3), 30b
177.	sakṛd-āgāmitva	一往來	一來性	9b
178.	samā-aṃśa[62]	N/A	其肩	15b-1
179.	samyak-saṃbuddha	N/A	正等覺 (38)	2-1 (2), 9e, 10a (2), 11-2, 11-3, 13d (2), 16b, 17b-1(3), 17b-2(4), 17d (2), 17h, 19-1, 22 (2), 28-1, 32a
180.	tathā-āgata[63]	如來 (87)	如來 (157)	(155)
181.	śruta-pūrva	未曾得聞	未曾得聞	14a

例(179)複合詞 samyak-saṃbuddha 「正等覺」在梵文中共出現 25 次，羅什都沒有翻譯出，玄奘除了在 8-1 節 和 8-2 節有兩次沒有將之譯出，其餘 23 次，玄奘都如實地翻譯。基本上此複合詞都出現於對佛陀尊稱的排比： Tathāgatenārhatā samyaksaṃbuddhena，玄奘皆一一譯出「如來・應・正等覺」。然而，玄奘本「正等覺」卻出現高達 38 次，主要是梵文本有時只有 Tathāgata「如來」一詞時，玄奘也都補上佛的名號之三「如來・應・正等覺」，一起並列。[64]

（三）相違釋 (dvandva，並列複合詞)

「相違釋」複合詞是由兩個（A 和 B）或兩個以上 (A、B、C….) 的名詞所組成，

[62] 原意為：同樣地以肩。
[63] 此複合詞的另一種解法為 tathā-agata「如去」。羅什有時翻譯成「佛」，如 dīpaṃkara tathāgata「然燈佛」。
[64] 也許因為梵文版本有所差別，玄奘當時翻譯的梵文本可能有三個佛的名號並列；同理，8-1 節和 8-2 節中沒有譯出的部分，可能也是因為玄奘所使用的梵文本中，本來就沒有此複合詞的存在。

每一個名詞彼此獨立，地位相當，其間沒有任何修飾關係。[65]根據辻直四郎（1974：§109）相違釋複合詞較常見的兩個形式：最後一個名詞保持其性 (gender)，整個複合詞取雙數或複數的形式，如hasty-aśvāḥ 是由hastin（大象，陽性）和aśvāḥ（馬，陽性）→「象和馬」（陽性，複數）。另一個則是整個複合詞為中性單數 (-am) 的形式，有集合名詞的意義，重點在對照和總和，如pāṇi-pādam是有pāṇi（手，陽性）和 pādam（足，陽性）→ 「手足」(陽性，單數)，視為集合名詞。與梵文相違釋複合詞結構相當的漢語複合詞為聯合式複合詞，如領袖、功德、人物、根源、因緣等。然而這一類的複合詞與梵文不同，其意義是專門化，特殊化與詞彙化。如漢語的「手足」雖有「手」和「足」之義，但是大多引申為「兄弟」之義；「東西」也不是指「東方」和「西方」，而是泛指各種具體或抽象的事物；「矛盾」也不再指「矛」和「盾」兩種兵器，而是比喻「言行自相抵觸」。朱德熙 (2007: 28) 認為「句法結構的意義是它的組成部分的意義的綜合，複合詞的意義卻不一定能從組成部分的意義看出來。」但是梵文相違釋複合詞就是由組成成分的意義之總和，因此在翻譯成漢語時，通常都是採用並列式複合詞或短語來翻譯。並列關係構成的詞組，詞與詞間的關係為列舉、選擇或釋義（同位）關係，在《金剛經》中都是列舉關係。

例(182)-(186)屬於梵文第一類相違釋複合詞，不管複合詞所組成的語素有幾個，都是取最後一個的性為整個複合詞的性，如例(182)-(184)為陰性，例(185)為中性，例(186)為陽性；每個複合詞都是複數。例(182)意為「四方（順方）和四維（不順方）」，只翻譯出B成分。例(185)指「四肢、身體次要肢節（額頭、下顎、鼻、舌等）和身肉」，羅什將之總稱為「身體」，而玄奘則忠實地仿譯成三個成分「支、節、肉」。[66]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
182.	dik-vidiś	四維	四維	4-3
183.	dakṣiṇa-paścima-uttarā	南、西、北方	南、西、北方	4-3
184.	bhikṣu-bhikṣuṇi-upāsaka-upāsikā	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諸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	32b
185.	aṅga-pratyaṅga-māṃsa	身體	支、節、肉[67]	14e-1
186.	rūpa-śabda-gandha-rasa-spraṣṭavya-dharma	色、聲、香、味、觸、法	色、聲、香、味、觸、法	14e-2

[65] 釋慧敏(2011) 研究玄奘所譯《瑜伽師地論》約 130 個「相違釋」複合詞，探討梵漢語法對於「相違釋」語序規則異同的議題，發現「音節少者應置前」的規則，對此議題有興趣的學者可以參考。

[66] 筆者本來將之斷句成「肢節、肉」，指四肢、關節和肉；但考慮玄奘通常都是非常忠實於原文，所以將此複合詞拆成與梵文一樣的三個成分。

[67] 林光明(1994: 467)的斷句為：「我昔過去世曾為羯利王斷支、節肉」，有所錯誤。

例(187)-(192)[68]屬於梵文第二類相違釋複合詞，詞尾採中性單數。羅什在例(187)只翻譯出A成分，又在例(188)中，同玄奘一般，沒有逐詞翻譯 A 和 B（食物和摶食），而將整個複合詞意譯成「食」。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
187.	vidyut-abhra[69]	電	電雲	32a
188.	bhakta-piṇḍa	食	食	1-2
189.	deva-mānuṣā-asura	天、人、阿修羅	諸天及人、阿素洛等	12-1
190.	deva-mānuṣa-asura-gandharva	天、人、阿修羅	天、人、阿素洛、健達縛等	32b
191.	śabda-gandha-rasa-spraṣṭavya-dharma	聲、香、味、觸、法	聲、香、味、觸、法	4-1, 10c-1, 14c-2
192.	māyā-avaśyāya-budbuda	幻、泡、…露	幻、露、泡	32a

以上 11 個複合詞的翻譯，大都是採並列式詞組，語素的順序也跟梵文一模一樣。例(187)的「電雲」的形式類似漢語聯合式複合詞，但漢語中卻沒有這樣的用法；從例(183)-(186)和例(189)-(192)我們可以發現，梵文相違釋複合詞常常由超過兩個語素所組合，在《金剛經》中最多的為五個語素，而在漢語聯合式複合詞多為兩個語素。在例(192)中，玄奘的順序和梵文一樣，只是因為五個字一句，把三個應該並列的詞語分開在兩句：

> 「諸和合所為，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是觀。」
> (CBETA, T07, no. 220, p. 985, c19-20)

而羅什的翻譯則前面兩個詞「幻、泡」在前一句，「露」在第二句，而且中間插入「影」。

>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CBETA, T08, no. 235, p. 752, b28-29)

例(193)-(194)是漢語的詞素順序和梵文相反。

---

[68] 事實上，例(188)和(190)是原形，沒有詞尾變化，因為是括含在另一個複合詞中，所以採原形。
[69] 連寫時為 vidyu**d**abhra，指電和雲。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
193.	adhas-ūrdhvam[70]	上下	上下	4-3
194.	pātra-cīvara	（著）衣（持）鉢[71]	衣鉢 (2)	1-2 (2)
		衣鉢		

在例(193)中，梵文是「下」和「上」的順序，在漢語中慣用「上」和「下」的順序。[72]例(194)的「衣鉢」就像漢語的複合詞，但是梵文指的就是佛教僧尼所用的袈裟和飯盂，「衣」和「鉢」兩種物品，並不是指引申義「師傳的思想、學問、技能等」。

（四）帶數釋 (dvigu，數詞限定複合詞)

帶數釋複合詞也是一種持業釋複合詞，只是 A 不是名詞、形容詞或是副詞，而是數詞。但在佛經中，數詞常常出現在 B，如例(195)-(199)。羅什和玄奘在翻譯帶數釋時，也都是將之逐詞翻譯，但依照漢語的詞序，數詞在前，名詞在後。但是在例(206)羅什有一例將 śatasahasra 翻譯成「千萬」，玄奘逐詞仿譯成「百千」。事實上，śatasahasra 就是一百個一千，就是十萬，不知為何羅什翻成「千萬」？或者為何兩人都不確切地表達出數量。此外，羅什經常將 koṭi（千萬）翻譯成「萬億」，玄奘音譯成「俱胝」。數詞 niyuta 在梵文中，可指十萬、百萬或兆，可能因為實在不知確實的數字，而兩人都使用音譯詞。羅什有時不翻譯出，有時音譯成「那由他」，玄奘音譯成「那庾多」。

在例(202)中，羅什並沒有把數詞 eka「一」譯出，反而很明白地指出「偏袒一肩」，是指「偏袒右肩」。陳淑芬(2013: 60)指出「中印文化皆以脫去上衣，露出某一肩膀，來表示對人的尊敬。只是中國古代是以露出左肩表示尊敬，而印度人則是以脫去右邊的上衣，露右肩來表示恭敬，此乃中、印的文化的不同。」可見得羅什本的譯詞令人較容易瞭解佛經，而不是執著於原文的結構。

---

[70] 連寫時為：adhordhvam。

[71] 梵文為：nivāsya pātracīvaram ādāya，本為「穿僧服後」cīvaram ni nivāsya 和「持鉢後」pātram ādāya，這裡將兩個名詞合併成並列複合詞，不過，pātra「鉢」在前，cīvara「僧服」在後。

[72] 竺家寧(1997)以西晉・竺法護所譯 43 部佛經為材料，分析所有的並列式複音詞，歸結出詞幹的排列順序是由聲調所決定的，「只有在類義並列時，詞序先後才會考慮意義的因素」。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
195.	buddha-śatasahasra	千萬佛	百千佛	6-2
196.	jāti-śata	百世	百生	14e-2
197.	kalpa-koṭiniyutaśatasahasra	無量百千萬億劫	俱胝那庾多百千劫	15a
198.	buddha-koṭiniyutaśatasahasra	萬億那由他諸佛	俱胝那庾多百千諸佛	16b
199.	caturaśīti-buddhakoṭiniyutaśatasahasra	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	八十四俱胝那庾多百千諸佛	16b
200.	eka-buddha	一佛 (1)	一佛 (2)	6-2 (3)
201.	eka-citta	一念	一(淨信)心	6-2
202.	eka-aṃsa	右肩	一肩	2-1
203.	sapta-ratna	七寶 (6)	七寶 (8)	8-1, 8-2, 11-2, 11-3, 19-1, 28-1, 32a
204.	dvātriṃśat-mahāpuruṣalakṣaṇa	三十二相 (4)	三十二大士夫相 (4)	13d (4)
205.	koṭi-niyuta	萬億	俱胝那庾多	15a
		萬億那由他		16b (2)
206.	śata-sahasra	千萬	百千	6-2
		百千		15a
		N/A		16b
207.	koṭiniyuta-śatasahasra	無量百千萬億	俱胝那庾多百千 (3)	15a
		萬億那由他		16b (2)
208.	triṣ-pradakṣiṇī	N/A	右(繞)三匝	1-2
209.	tri-sāhasra	三千 (7) [73]	三千 (8)	(8)
210.	koṭi-śatasahasra	千萬億	俱胝百千	16b

[73] 「三千」指的是千的三次方。

(五) 鄰近釋 (avyayībhāva，不變化複合詞)

鄰近釋複合詞的 A 成分可以是副詞（如 atra, adha, paras, upari, tadā 等）、前置詞（如 anu, ati, upa, pari, prati, upa 等），或者是連接詞（如 yathā, yāvat）；B 成分作中性單數業格形式，不會再有格位變化，做副詞使用。在《金剛經》中只發現一例鄰近釋複合詞。此詞由前置詞 vi-「分開、遠離、相反」，加上 tathā「如此、這樣」的詞尾長元音縮短為短元音 a，再加上中性單數業格詞尾-m，而形成 vitatham。 羅什三次都沒有翻譯，而玄奘則是有兩次仿譯梵文，翻成「非真實」和「不真實」。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
211.	vi-tatham	N/A	非真實	10b
		N/A	不真實	17d
		N/A	N/A	21a

(六) 有財釋 (bahuvrīhi，所有複合詞)

有財釋複合詞由兩個詞所組成，A 和 B 兩語的關係比較像持業釋複合詞，不過整個複合詞當形容詞，含有「具有…的」之意，修飾複合詞成分以外的事物，以 A-B 修飾 C（A-B C）。有財釋是複合詞中作為形容詞使用的，可以由其他複合詞轉變而來。例如「長髮」（持業釋）可當有財釋解釋為「長髮的」（後接另一個名詞）或「有長髮的人」（單獨當作名詞使用）。在《金剛經》中，幾乎所有類型的複合詞都可以當有財釋，包括依主釋的有格位限定關係中的對格關係、屬格關係和位格關係，[74]否定前綴為首的複合詞、從屬詞為首的複合詞；持業釋複合詞中的形容詞關係和副詞關係的複合詞；相違釋複合詞和帶數釋複合詞。以下將一一討論。

首先是依主釋（對格關係）的複合詞，共有 10 例。大多數使用動賓短語來翻譯。羅什在例(218)沒有翻譯 A 成分，例(221)則使用音譯詞。

[74] 尚有一例離格關係的複合詞 vītarāga，請參見例(11)。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
212.	agrayāna-saṃprasthita	N/A	發趣最上乘	14a
		發大乘	趣最上乘	15b-1
213.	andhakāra-praviṣṭa	入闇	入於闇室	14g
214.	anekabuddhaśatasahasra-paryupāsita	N/A	非一、百、千佛所承事供養	6-2
215.	ekabuddha-paryupāsita	N/A	於一佛所承事供養	6-2
216.	cakra-vartin[75]	轉輪	轉輪	26a
217.	śreṣṭhayāna-saṃprasthita	N/A	發趣最勝乘	14a
		發最上乘	趣最勝乘	15b-1
218.	sakala-samāpta	盡	具足究竟	12-1
219.	srota-āpatti	須陀洹	預流 (3)	9a (3)
220.	kṛtabhakta-kṛtya[76]	飯食訖	飯食訖	1-2
221.	bodhisattvayāna-saṃprasthita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發趣菩薩乘	2-1

例(222)-(224)為依主釋（屬格關係）複合詞當有財釋，例(222)羅什沒有翻譯，玄奘逐詞仿譯「法--身」；例(223)兩位譯者都仿譯成「筏喻」，例(224)兩人都譯成梵漢合璧詞，例(225)兩人都沒有逐詞翻譯，而是將整個複合詞意譯。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
222.	dharma-kāya	N/A	法身	26b
223.	kola-upama	筏喻	筏喻	6-5
224.	jeta-vana[77]	祇樹	誓多林	1-1
225.	sūtra-anta	章 (1)	經典 (2)	6-1 (2), 6-2

[75] sacet punaḥ Subhūte lakṣaṇasampadā Tathāgato draṣṭavyo 'bhaviṣyad, **rājāpi Cakravartī** Tathāgato 'bhaviṣyat. 羅什本和玄奘本都翻成轉輪聖王 cakra-varti-rājan。

[76] 意為：吃完了做好的飯。

[77] 有祇陀林的（庭園）。

例(226)-(235)為依主釋（位格關係）複合詞當有財釋，其中例(226)-(229)都是以動詞過去分詞 -ta 為結尾，大多翻譯成動賓詞組；例(230)-(231)的 B 成分也包含過去分詞(avaropita)，只是往前移至 B 的最前面，兩例翻譯成主謂式句子。例(232)-(235)是以形容詞詞綴 -ika 為結尾的詞，翻譯成漢語的偏正式複合詞。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
226.	kvacit-pratiṣṭhita	（無）所住	（無）所住	10c-1, 14e-2
227.	śabdagandharasaspraṣṭavyadharma-pratiṣṭhita[78]	住聲、香、味、觸、法	住聲、香、味、觸、法	10c-1, 14c-2
228.	rūpa-pratiṣṭhita[79]	住色	住於色	10c-1, 14e-2
229.	adharma-pratiṣṭhita[80]	N/A	不住非聲、香、味、觸、法	14e-2
230.	Anekabuddhaśatasahasra-avaropitakuśalamūla	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	非一百千佛所種諸善根	6-2
231.	ekabuddha-avaropitakuśalamūla[81]	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	一佛所種諸善根	6-2
232.	ātma-dṛṣṭika	我見	我見	15b-2
233.	sattva-dṛṣṭika	眾生見	有情見	15b-2
234.	jīva-dṛṣṭika	壽者見	命者見	15b-2
235.	pudgala-dṛṣṭika	人見	補特伽羅見	15b-2

[78] 此詞在《金剛經》出現兩次，有一次當有財釋，但是如實出版社(2014)都將之當成依主釋（位格關係）。梵文中應是動賓結構的「生起無所住的心」，但羅什卻翻譯為狀中結構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請參考蕭玫(2014)的論文。

[79] 複合詞 rūpa-pratiṣṭhita 在《金剛經》出現三次，第一次是當依主釋（位格關係），另外兩次都是當有財釋。但如實佛學研究室(2014)將三次都當成依主釋（位格關係）。

[80] 如實佛學研究室(2014)將之當成依主釋（位格關係），本文視為有財釋。

[81] 在一佛處種植善根。

例(236)-(254)為依主釋（前加否定前綴）複合詞當有財釋。例(236)-(238)否定前綴 a(n)-後接名詞，例(239)後接副詞，例(240)後接數詞。羅什有時沒有翻譯整個複合詞，玄奘則是依照梵文的詞序逐詞仿譯，翻成以「無」、「不」或「非」前為首的偏正式複合詞。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
236.	an-upadhiśeṣa	無餘	無餘依 (2)	3-1, 17a-1
		N/A		
237.	a-parimāṇa	無量無數無邊	無量	3-1, 14d
		無等		
238.	an-utpāda	N/A	無生	17c
239.	an-anyathā	不異	不異	14f
240.	an-eka	N/A	非一 (2)	6-2 (2)

例(241)-(254)則是否定詞綴後加上形容詞，(243)-(244)是表示「所有」之意的-in 結尾的形容詞，例(245)是形容詞詞綴 –ika，例(246)-(249)是過去分詞 (-ta 或 -na)，例(250)-(254)為未來過去分詞 (-ya) 當形容詞。除了用「非」和「無」來翻譯否定前綴，也使用「不」和「不可」。羅什和玄奘也大致使用仿譯來翻譯否定詞和後接的形容詞語，但羅什有時也使用整個複合詞的意譯，如例(241)「罪」（玄奘翻成「不淨」），或音譯，如例(253)「阿僧祇」（玄奘翻成「無數」）。兩位譯者都將例(242) an-uttara 音譯成「阿耨多羅」，是因為五不翻中的「順古故」。在例(253)羅什還有一次將意譯詞「無量」和音譯詞「阿僧祇」，梵漢同義複用成為「無量阿僧祇」。[82]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
241.	a-śubha	罪 (2)	不淨 (2)	16a (2)
242.	an-uttara	阿耨多羅 (29)[83]	阿耨多羅 (11)	(17)
243.	a-saṃjñin	無想	無想	3-1 (2)
244.	a-rūpin	無色	無色	3-1
245.	an-utpattika	N/A	無生	28-1

[82] 梁曉虹(1994: 28-31)在討論佛教詞語的構造之一的合璧詞時，談到梵漢同義、近義連用，舉到「檀施」、「僧侶」、「尼姑」、「鉢盂」等梵漢同義複用例子。

[83] 請參見註 57。

246.	a-vastupatita	不住法 (1)	不墮於事 不墮事	14g (2)
247.	a-pratiṣṭhita	非住相	無所住	4-3
		不住相	無所住	4-2
		無所住	無所住	10c-1
		非住	非住	14e-2 (2)
		N/A	無所住	
248.	an-āgata[84]	N/A	來	6-1 (3)
		來	來	14b
		未來	未來	18b-2
		未來	來	21b
249.	an-utpanna	N/A	不生	17c
250.	a-cintya	不可思議 (2)	不可思議 (2)	15b-1 (2)
251.	a-tulya	不可稱量	不可稱量 (2)	15b-1 (2)
		不可稱		
252.	a-māpya	不可量	N/A	15b-1
253.	a-saṃkhyeya	N/A	無數	6-2, 32a
		無量阿僧祇	無數	16b
		無邊	N/A	14h
		阿僧祇	無數	32a
254.	a-prameya	無量	無量	6-2, 14h, 32a
		N/A	無量	32a
		N/A	無量	15b-1

例(255)-(257)為依主釋（從屬詞為首）複合詞當有財釋，羅什和玄奘都使用偏正式複合詞來翻譯。

[84] anāgate ‘dhvani「來世」,菩提流支、真諦和達摩笈多都翻譯成「未來世」。但六位譯者皆將 anāgatam cittam 翻譯成「未來心」。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
255.	aṇḍa-ja	卵生	卵生	3-1
256.	jarāyu-ja	胎生	胎生	3-1
257.	saṃsveda-ja	濕生	濕生	3-1

例(258)-(267)為持業釋複合詞當有財釋，前八例為形容詞關係，後三例為副詞關係。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
258.	nānā-bhāva	若干種	種種	18b-2
259.	nānā-vidha	種種	種種	14g
260.	hīna-adhimuktika	樂小法	下劣信解	15b-2
261.	paurva-janmika	先世 (2)	宿生 (2)	16a (2)
262.	sa-devamanuṣāsuragandharva	天、人、阿修羅	天、人、阿素洛、健達縛等	32b
263.	sa-devamānuṣāsura	天、人、阿修羅	諸天及人、阿素洛等	12-1, 15c
264.	trisāhasra-mahāsāhasra	三千大千 (7)	三千大千 (8)	(8)
265.	evaṃ-rūpa[85]	如是	如是色	6-1
		此		6-1
		是		6-2
		是	如是	14a
		此	此	16a, 16b
		是	如是色類	21b
266.	sakṛd-āgāmin	斯陀含 (4)	一來者 (2) 一來 (3)	9b (5)
267.	su-gata	N/A	善逝 (11)	(11)

羅什和玄奘皆將持業釋（形容詞關係）當有財釋的八例，大多採取意譯。比較特殊的是在例(265)中，羅什採用整個複合詞的意譯，將 evaṃ-rūpa 翻成「此」、「是」（代詞）

[85] 《金剛經》梵本中 evaṃrūpa 一詞共出現 9 次，其中有 2 處羅什和玄奘都沒有譯出。

或「如是」，但玄奘有時使用仿譯，翻成「如是色類」或「如是色」。「色類」是一種同義連文式的雙音詞，翻成「如是色類」主要是因為譯經文體的四言格需求。此外，在 21b 節中，「如是色類」修飾「法」，而在 6-1 和 6-2 節三個例子中，「如是色」修飾「經典句」。[86]羅什將持業釋（副詞關係）當有財釋使用譯音詞，玄奘使用意譯詞。

例(268)-(269)為相違釋複合詞，例(270)為帶數釋複合詞，都當有財釋解釋。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
268.	deva-mānuṣa-asura	天、人、阿修羅	諸天及人、阿素洛等	12-1, 15c
269.	deva-manuṣa-asura-gandharva	天、人、阿修羅	天、人、阿素洛、健達縛等	32b
270.	catur-pādika[87]	四句 (6)	四句 (6)	8-2, 11-3, 12-1, 13e, 24, 32a

例(271)-(275)是鄰近釋轉成有財釋，前置詞 nis- 都翻譯成「無」。羅什使用偏正式複合詞來翻譯，而玄奘在例(273)-(275)則用動賓短語來翻譯。

	梵文複合詞	鳩摩羅什	玄奘	章節
271.	nis-ātman[88]	無我	N/A	17f
		無我	無我 (2)	17h (2)
272.	nis-ātmaka[89]	無我	無我	28
273.	nis-jīva[90]	無壽者	無有命者	17f
274.	nis-pudgala[91]	無人	無有補特伽羅	17f
275.	nis-sattva[92]	無眾生	無有有情	17f

[86] 感謝其中一位審查人給予作者此寶貴的意見。
[87] 經過音變規則連寫時，寫成 catuṣpādika。《金剛經》共出現六次 catuṣpādikām gāthām，羅什翻譯成「四句偈」，玄奘則翻譯成「四句伽陀」，前者較常為後人所使用。
[88] 連音變化的影響，連寫時寫成 nirātman。
[89] 同前註，連寫時寫成 nirātmaka。
[90] 同前註，連寫時寫成 nirjīva。
[91] 同前註，連寫時寫成 niṣpudgala。
[92] 同前註，連寫時寫成 niḥ-sattva。

以上的例子都顯示出，所有其他五大類的複合詞都可以當成有財釋來使用，可見得有財釋複合詞之普遍性。

四、結語

梵文的複合詞的構成極有規律，構詞成分之間存在著一定的語義和語法關係，並可透過句法表現出來。因此，對於一個陌生的複合詞，如果熟悉其構詞成分與構詞規律，再怎樣變化無窮，或再長的複合詞，都可以推知其基本含意。就如同生成語法學派認為利用有限的句法規則可以創造無限多的句子；同樣的，只要了解梵文複合詞的內部結構有限的構詞規律，便可以創造出無限的從未使用過的複合詞。佛典中存在著無數的複合詞，這些複合詞是以何種方式轉譯成漢語？這些詞是否進入漢語？本文透過研究《金剛經》中的 275 個複合詞，將之分成傳統所謂「六合釋」的六大類，分別是：依主釋、持業釋、相違釋、帶數釋、鄰近釋和有財釋。本文原本想要藉由分析《金剛經》中的複合詞，進而發掘前輩所言因為複合詞詞語間關係上的「零位」，而產生多義性質對佛經教義的思辨問題。可惜這一個大目標卻沒有達成，因為羅什和玄奘的翻譯在佛法上都非常的精準，筆者僅能就兩者的翻譯詞彙加以比較。

首先，就六類梵文複合詞的分布而言，其中以依主釋(50%)、有財釋(23%)和持業釋(16%)佔所有複合詞的百分之八十九；而其他三類非常少，如鄰近釋只有一例。第一類依主釋複合詞共有 138 例，其中有格位限定關係的複合詞有 89 例，而對格、具格、與格和離格關係的梵語複合詞相當少，共才 12 例；而其他兩種格位關係（屬格和位格）共佔 77 例(87%)。業格、具格、與格和離格關係的梵語複合詞多使用漢語動賓短語來翻譯，而屬格和位格關係的複合詞多用漢語偏正式複合詞，有一些使用動賓短語。前加否定詞的複合詞大多也用偏正式複合詞，而第二類持業釋複合詞共有 43 例，90%以上都翻譯成漢語偏正式複合詞。漢語並列式複合詞中的兩個語素結合的意義雖大部分跟原意有關，但卻多為引申義，或更加抽象概括。但是在梵文相違釋複合詞就是組成部分的意義之總和，因此在翻譯成漢語時，通常都是採用並列式短語來翻譯。此外，漢語並列式複合詞多為兩個語素，而梵文相違釋複合詞卻常常多於兩個語素，在《金剛經》中最多的為五個語素。總括而言，梵語複合詞的種類其多，但是在翻譯成漢語時最常使用的是偏正式複合詞，或動賓式短語。

其次，比較羅什和玄奘翻譯梵語複合詞的方式，筆者觀察到羅什共有 155 次沒有翻譯出梵文複合詞，而玄奘卻只有兩次。不僅如此，玄奘會很忠實地翻譯出複合詞前後兩個成分，而羅什有時會省略 A 或 B 成分，如將 kāla-samaya 翻譯成「分」和 pṛthivī-pradeśa「處」都省略 A，或將 vidyut-abhra 翻譯成「電」，省略 B。在《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

10 曾記載為何玄奘如此忠實原文，不敢刪減更動經文：「至(顯慶)五年春正月一日，起首翻《大般若經》。經梵本總有二十萬頌，文既廣大，學徒每請刪略，法師將順眾意，如羅什所翻，除繁去重。作此念已，於夜夢中，即有極怖畏事，以相警誡。或見乘危履峻，或見猛獸搏人，流汗戰慄，方得免脫，覺已驚懼。向諸眾說，還依廣翻。夜中乃見諸佛菩薩眉間放光，照觸己身，心意怡適。法師又自見手執花燈供養諸佛，或昇高座為眾說法，多人圍繞，讚嘆恭敬。或夢見有人奉己名菓，覺而喜慶，不敢更刪，一如梵本。」(CBETA, T50, no. 2053, p. 275, c23-p. 276, a9)

玄奘主張忠實地翻譯原文的結果，應用在複合詞的翻譯上，就是盡可能地使用逐詞仿譯來翻譯複合詞，如羅什翻 dharma-paryāya 為「經」，玄奘翻成「法門」；羅什翻 a-śubha 為「罪」，玄奘翻成「不淨」。一些前置詞羅什沒有翻譯出，而玄奘也都是採用仿譯，如 adhi-vacana 翻成「增語」，sam-buddha「等覺」。「增語」和「等覺」這些仿譯詞雖然沒有進入漢語，但是可看作是佛教的專門術語，跟漢語的結構很相似。然而，有些玄奘因為忠於梵文原典，而不避繁複所仿譯出的詞彙，卻不如羅什的譯語較令人容易接受，如玄奘所仿譯的「異生」、「異熟」、「地方所」和「賢聖補特伽羅」，羅什翻譯成「凡夫」、「果報」、「處／在在處處」和「賢聖」。梁啟超(1920/1999: 3799)對羅什的評語，如「凡什公所譯，對於原本，或增或削，務在達旨」，「什譯雖多剪裁，還極矜慎」，都是非常中肯地指出羅什雖然刪減原文繁瑣之處，卻都是非常謹慎地表達佛經的意旨。從本文討論《金剛經》的梵文複合詞如何翻譯成漢語之際，讀者也不難發現到羅什的譯詞確實比玄奘漢化的程度更深，順應漢語的語言結構，讓人嗅不出翻譯的味道，也因此廣為佛教徒所接受。反之，玄奘的一些譯詞雖然較為嚴謹精確，但卻繁複拗口，因此其譯本不受歡迎，無法在民間流行。羅什譯本簡潔流暢，一直為大眾所喜好，而廣為流通。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姚秦〕鳩摩羅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CBETA, T8, No. 235）。
〔唐〕玄奘：《大般若經第九能斷金剛分》（CBETA, T7, No. 220）。

二、近人論著

中村元著，林太、馬小鶴譯：《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臺北：淑馨出版社，1990。
如實佛學研究室編著：《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五）》，臺北：如實出版社，1995。
————————：《梵文佛典翻譯與文法解析：金剛能斷般若波羅密多經》，臺北：綠林寮有限公司，2014。
朱德熙：《語法講義》，香港：商務印書館，2007。
朱慶之：〈略論笈多譯《金剛經》的性質及其研究價值〉，《普門學報》36: 17-34，2006。
————：〈佛經翻譯中的仿譯及其對漢語詞匯的影響〉，收錄於朱慶之編《佛教漢語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頁437 - 455，2009。
辻直四郎：サンスクリット文法，東京：岩波書店，1974。
李維琦：《佛經詞語匯釋》，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林光明：《金剛經譯本集成》，臺北：迦陵出版社，1995。
竺家寧：〈西晉佛經並列詞之內部次序與聲調的關係〉，《中正中文學術年刊》創刊號(1997.11)：頁 41-69。
金克木：〈談談漢譯佛教文獻〉，《印度文化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218 -226，1983。
施坦茨勒, A. F.著，季羨林譯：《梵文基礎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梁啟超：〈翻譯文學與佛典〉，《梁啟超全集》第7冊，北京：北京出版社，頁3790 - 3807，1920/1999。
梁曉虹：《佛教詞語的構造與漢語詞彙的發展》，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 。
陳淑芬：〈《慧琳音義》引玄奘《藥師經》梵漢詞彙對比〉，《中正漢學研究》21: 55 - 89，2013。
————：梵文複合詞之研究：以《金剛經》和《藥師經》為主。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期末報告（MOST 102-2410-H-007-044-）2015。
http://grbsearch.stpi.narl.org.tw/GRB_Search/grb/show_doc.jsp?id=3084576&q=%2B%28%20%22%E9%99%B3%E6%B7%91%E8%8A%AC%22%20%20%29

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臺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8。

榊亮三郎：《解說梵語學》，京都：永田文昌堂，1907。

萬金川：〈《中觀論頌・24.7》在解讀上的幾個問題〉，《詞義之爭與義理之辨：佛教思想研究論文集》，南投：正觀出版社，頁93 - 158，1998。

潘允中：《漢語詞彙史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蕭玫：〈「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從梵文原義到禪學新銓〉，《正觀》68: 5 - 37，2014。

釋慧敏：〈漢譯佛典語法之「相違釋」複合詞考察：以玄奘所譯《瑜伽師地論》為主〉，《法鼓佛學學報》8：1-31，2011。

Baker, M. Comments on the paper by Sadock. In S. Lapointe, D. Brentari, and P. Farrell (eds.) *Morphology and Its Relation to Phonology and Syntax*, 188-212.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1998)

Cardona, George. *Pāṇini: His Work and Its Traditions*. Volume One: Background and Introduction.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88)

Chakravarti, N. P. ed. "The Gilgit Text of the *Vajracchedika*," In *Minor Buddhist texts* (Serie Orientale Roma IX.1), G. Tucci (ed.). Rome: IsMEO, 1956), pp. 173-192.

Chen, Shu-Fen. "Dharmagupta's Translation of the Diamond Sutra (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 鍾榮富、劉顯親、胥嘉陵、何大安編輯。《門內日與月：鄭錦全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語言暨語言學》專刊外編之七。 (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2006), pp. 287-304.

Dash, Dr. Siniruddha.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Sanskrit Nominal Compounds*. (Madras, India: University of Madras, 1995)

Dutt, Nalinaksha.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 (India: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39/1984)

Egenes, Thomas. *Introduction to Sanskrit: Part Two*.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89/2003)

Gillon, Brendan. "Autonomy of Word Formation: Evidence from Classical Sanskrit," *Indian Linguistics*, 56, 1995, pp. 15-52.

Harrison, Paul, and Watanabe Shōgo. 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n *Buddhist Manuscripts in the Schøyen Collection*, vol. 3, ed. Jens Braarvig. (Oslo: Hermes, 2006), pp. 89–132.

Katre, M. Sumitra M. *Aṣṭādhyāyī of Pāṇini*.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7)

Lieber, R. *Deconstructing Morphology: Word Formation in Syntactic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Advanced Search 1872: http://www.sanskrit-lexicon.uni-koeln.de/scans/MW72Scan/2014/web/webtc2/index.php

Müller, Max F, ed. "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In *Buddhist texts from Japan*, Anecdota Oxoniensia, Aryan series, vol. I, part 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81), pp. 19-46.

Murti, M. Srimannarayana. *Sanskrit Compounds: A Philosophical Study*. (Varanasi, India: The Chowkhamba Sanskrit Series Office, 1974).

Nakamura, Hajime. *Ways of Thinking of Eastern Peoples: India, China, Tibet, Jap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Pargiter, F. E. "Vajracchedika in the Original Sanskrit", *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Vol.I. (Oxford, 1916), pp. 176-195.

Schopen, Gregory. "The Manuscript of the Vajracchedikā Found at Gilgit," in *Studies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Great Vehicle: Three Mahāyāna Buddhist Texts*, ed. Luis O. Gómez and Jonathan A. Silk (Ann Arbor: Collegiat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Buddhist Literature and Center for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9)

Sharma, Rama Nath. *The Aṣṭādhyāyī of Pāṇini*. Vol. I: Introduction to the Aṣṭādhyāyī as a Grammatical Device.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2002)

Speijer, J. S. *Sanskrit Syntax*. First edition: Leiden 1886.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98)

Whitney, William Dwight. *Sanskrit Grammar: Including both the Classical Language, and the older Dialects, of Veda and Brahma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889/1993)

Zacchetti, Stefano. "Dharmagupta's unfinished Translation of the Diamond-cleaver (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 *T'oung Pao*, LXXXII, Fasc. 1-3, (Leiden, E.J. Brill, 1996), pp. 137-152.

Zacchetti, Stefano. "Translation as creation: A terminological issue in Kumārajīva's version of the Vajracchdikā Prajñāpāritā,"《「漢傳佛教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佛光山，2013）, pp. 108-130.

三、電子資料庫：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 2010 電子佛典集成光碟》，CBETA 電子佛典集成資料庫 (2010)。

余潔珊：《漢語大詞典》，光碟繁體單機 3.0 版（香港：商務印書館，2007）。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佛光大辭典》增訂版 1.0（高雄：佛光出版社，2014）。

A Study of the Sanskrit Compound Word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Chinese Translations in the Diamond Sutra: Based on Kumārajīva's and Xuanzang's Texts

Chen Shu-fen *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275 Sanskrit compound words found in the 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utra (Diamond Sutra). According to the six Chinese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s of Sanskrit terms, *Liu He Shi* 六合釋, these compound words are classified into six categories: tatpuruṣa (determinative compounds), karmadhāraya (descriptive compounds), dvandva (co-ordinative compounds), dvigu (compounds with a numeral), avyayībhāva (adverbial compounds), and bahuvrīhi (possessive compounds). In Chinese there are five main types of compounds; however, most of the Sanskrit compounds are translated into modified-head structure in Chinese. Besides modified-head compounds, many Sanskrit compounds a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s verb-object phrases. We also study the translation techniques employed by Kumārajīva and Xuanzang based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anskrit compound words. It is found that Kumārajīva did not translate the compound words for 150 times, while Xuanzang, for only two times. The former sometimes did not translate the first or the second components in compound words, whereas the latter would faithfully translate every component, including negative prefixes and prepositions. Xuanzang also used calques (loan translations), a kind of literal morpheme-to-morpheme translation, to translate Sanskrit compounds. His translation of compound words mostly sticked to the Sanskrit word structures, and was supposed to be much more correct. However, nowadays Buddhists study only Kumārajīva's translation of the Diamond Sutra, despite his less faithful translation skills. Kumārajīva's translation of Sanskrit compounds words uses more familiar word structures and terms in Chinese, and thus one cannot tell that they were translated from Sanskrit. On the contrary, Xuanzang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aiwan.

though faithfully follows Sanskrit word structures, he created some terms which were unfamiliar to the public and thu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at is why Kumārajīva's translation is widely accepted in the Buddhist circles.

Keywords: Sanskrit, compound words, Diamond Sutra, six interpretations of Sanskrit compound words, comparative study of Sanskrit-Chinese lexicon